明世法錄 五十五之六

漢書門
類 二二二八
號
函 〇九
架 二
冊 五九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二二八
號
冊 五九
函 二九五
架 一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28
冊數 59 (36)
函號 295 56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皇明世法錄卷之五十五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漕政

漕運船隻

正德十四年題　准運船料價以十分爲率軍辦三分民辦七分

嘉靖二年題　准輕齎羨餘銀差官解淮安府聽漕司將漂流船隻次第補造查有缺船衛所先將本衛補足方通融於本總定日給領

十四年題　准將上運船隻原定行糧三十三石其

淺草文庫

有損壞就將行糧存省各船旗軍俱令在衛查照漕規辦料俱解赴漕運衙門聽作小修工費

二十四年題　准軍三民七料價軍衛有司依期徵扣八月以裏給發買料興工若船料不完該廠官即呈布政司一面將庫貯堪動銀兩照數支給一面嚴行欠料軍衛府縣追補若延至九月終不完者罰俸半年十月終不完者罰俸一年應造船隻限十月終駕赴水次候兌如十月以裏造船不完底船不到廠者管廠并押底船各委官罰俸半年十一月終不完不到各罰俸一年十二月終不完不到各降二級

三十八年題　准清江造船主事每季備造文冊要見每處各原額銀若干已未解若干該年見造船隻并修補用過物料該銀若干及先年官商借用若干追過若干每季終呈報工部并漕運衙門查考

四十年題　准南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司府衛所掌印官每年於放糧之期務將減存運軍應扣料價按月扣貯限七月以裏即差該衛所當年催料運官逐項封記解赴漕司驗發漕庫收貯聽漕司給付造船旗軍支領按季填報循環稽考

隆慶元年六年題　准上江總屬建陽等四衛淺船

俱在安慶廠打造聽新設副使提調九江衛淺船仍在本處打造聽九江道提調下江總屬鎮江等六衛所淺船俱仍舊蘇州廠打造聽糧儲參政提調各選委廉明府佐管理年終更換原設把總千百戶等官盡行革去

隆慶元年題　准各造船廠責成糧儲道會同工部抽分主事照例隔年督催料銀辦料興工如稽遲冒破一切奸弊悉聽本官參究拏問

五年題　准江西浙江湖廣江南各巡撫每年八月分委官赴淮接催空船

又題　准漕務參政督押重運到灣起糧完日嚴令各把總先將本總空船押過天津然後入京完糧候空船盡南參政就便回任

六年題　准各衛所應造淺船工料俱完止因底板不到停待未造者查將漕庫見貯軍料銀內每分借給二兩提取旗軍發廠成造所借銀兩即扣本軍隨船月糧限以二年補足

萬曆三年題　准遮洋海船每年專派德州上下外河領兌回空船隻寄泊臨清故廠年久損壞該道兵備官計料修理查照原限十五年一次改造若官旗

故意遲延有妨河運聽漕司徑以軍法處治把總運官參提問革

五年題　准各運糧完選委運官管押空船定與期限令赴該省糧儲道投驗遲違一月者照依故違欽限事例擬罪一月以上者罪外罰俸三個月管押船除漂燬等項驗有沿途印信執照外審有通同盜賣等弊照問刑條例追贓重擬通糧廳將押空官員姓名呈部先咨各該巡撫查考

六年題　准各衛淺船什物凡初造之年總給銀二十三兩六錢五分照數買辦以後九年陸續給銀二十兩九錢七分湊買俟十年改造將原置物件分別計算准銀九兩六錢貼送該廠找給銀一十四兩五分從新置辦仍刻記物件銀兩數目若旗軍損失責令賠補盜賣依律問擬

八年覆　准錦衣旗手上江下江四總淺船軍料旗造一百三十一隻照舊支江浙三四輕齎銀四千六百六兩七錢廠造七十六隻照舊支南京戶兵二部鹽引柴薪銀二千七百四十八兩每年漕司造冊送查

九年覆　准各總減存淺船見運官開單交付掌印

委官督軍看守。彼此取結。每年新運過淮。冊報漕司。如有損失委官缺十隻者。照例降一級。掌印官缺至十隻以上者問罪。降一級。每十隻加一等。降至三級而止。船軍照例問罪追賠。

又覆　准浙江漕船改用堅厚楠木。可用十年。每隻除舊價八十四兩五錢。底船作銀二十四兩。止外加銀一十八兩五錢。共銀一百二十七兩。如法成造刻記官匠姓名。必限十年。方許另造。合用料價。查照彼中事例派徵。

又覆　准山東河南歲有額定折色一十四萬石。將應兌前米。山東總屬淺船。每年減造三十二隻。所省料價底船。改與江北等。總作補造正額。湖廣每年額折糧三萬七千餘石。淺船如例減造。

二十一年題　准押空官。務要隨船尾。押候船隻到廠報修。方許赴督糧道投單。總押官缺船五隻以上降一級。十隻以上降二級。分押官各照所押船隻。如至五隻十隻以上者。一體參降。把總官缺船至二十隻以上者。罰俸五箇月。若赴水次違限至四十隻以上。及延至正月終。船隻不齊者。降一級。

二十三年題　准江北永改折色漕糧四萬三千二

百七十石三斗一升原派中都淮大二總各衛每年額造運船一十三隻四分俱免打造以後如有永折悉照今例一體減造

又題　准遮洋海船照依山東總下淺船規式改造每船減去運軍三名止用見軍十名領兌二名行月糧銀給領幫官水次短雇水手駕運日後萬一海運不妨再議

二十七年御史李光輝題稱南京各衛所漕船自改隸南京工部分司諸色煩費不下三四十金宜盡送淮安清江分司照舊如式成造其不應造者停泊儀真新運單到運官即責各旗在彼修船赴兌庶船隻得以早完旗軍不至賠累

剝船

萬曆三年題　准查得舊卷成化丙申平江伯疏濬裏河之後漕舟直達大通橋後因權豪欲專起剝之利尋廢抵橋嘉靖初年俱至通州二壩無起剝脚價之費後因三四月間水淺權宜置外河剝船一百五十隻及五六月水漲仍至通州嘉靖戊子設工部郎中一員淺夫六百名專剝濬河以求必達二壩隆慶四年本部查議糧船擠塞不在抵壩而在大通橋之

阻滯橋運若速自可流行以後淺剝二船照嘉靖初年俱抵二壩著爲例

七年題　准剝船十年一造通惠河自新壩至慶豐五閘每閘船六十六隻共船三百三十隻每隻價銀五十五兩新增箬篷八扇借支淮庫銀打造抵價就於各役脚價內陸續扣還　河西務船八百隻每隻價銀三十五兩外河剝船二百隻每隻價銀五十三兩一錢零二項俱動支淮揚二鈔關稅銀打造抵價俱於各役脚價內陸續扣還河西務船屬鈔關外河船屬通糧廳如遇糧船淺阻即與隨地起剝如水勢稍可通行糧船直抵二壩不許剝遇淺就令撐夫抗負抵壩落崖每百石於輕齎銀內給脚價銀三錢五分通倉郎中不時看驗水勢淺深不得執爲定例

一密雲原船四百隻萬曆十二年議減一百隻該船三百隻每隻價銀三十五兩動支密雲鎮造船銀於通州草廠打造抵價銀六年扣還萬曆十五年議定自十九年起至二十三年止每年造船六十隻借銀二千一百兩其銀當年借給次年扣還以後逐年倣此更造

一昌平船二百八十八隻萬曆十二年議減三十二

隻該船二百五十六隻每隻價銀三十五兩動支通州草廠子粒銀於草廠打造抵價六年扣還十六年定議一照密鎮例行

十五年覆　准將石壩外河船戶量增七名并舊役十三名共二十人將該壩見在剝船一百四十隻分爲二十號令每名分領七隻聽候剝運通糧郎中精選沿河殷實居民充役巡倉御史照例給票永爲遵守以後不許加增以滋冒濫

十八年題　准密鎮原減淮造剝船一百隻仍行漕運衙門委官打造抵價銀兩聽通糧廳郎中於各經紀脚銀內逐年扣解淮庫

四十一年覆　准漕船起剝每至雇覓民船應行通糧廳及河西務鈔關督率各該有司將船戶逐名查審補其缺額修其破壞至于石土二壩額設剝船二百隻又續添幫船七十隻仍應酌量添造以免雇覓及閘河見在排造船隻嚴查板木務要堅厚勒限催督完造

漂流掛欠

弘治二年題　准漂流奏到之日先將運到糧米照例上納京倉者減除通倉上納如漂流十石減除一

百石每石省下脚米一斗以補漂流之數除正糧照例加耗所省脚米止刮銹兩平收受若通倉缺廒仍赴京倉上納如漂流一百二十石免曬一千石亦兩平收受每石省下曬折米五升并耗米七升共一斗二升以補漂流之數前項免曬及通倉所收省下脚米俱不挨陳先放若減除免曬處補不敷將該幫官旗應給羨餘銀兩扣除該幫不足將該衛該總扣除務要補足原數每石給銀七錢責令買米上納不許妄諉本色不類希圖折價有虧額數

隆慶二年題　准輕齎銀兩驗後總計某總下某衛某幫大患漂流若干免曬減除等項補過若干小患漂流若干本船脚費等項應補若干其各不敷小患先儘本幫次及本衛大患先儘本幫本衛次及本總如數足於本幫同衛別幫者照常給軍數足於本衛同總別衛者照常給軍如遇非常大患扣及槩總均派各衛所數足亦照常給軍

四年題　准掛欠漕糧除奏到漂流外運官千石以上旗甲百石以上即參送法司監追移文漕司另行僉補不及數者嚴限比併完有次第押發漕司追處其逃回者運官四百石以上旗甲五十石以上俱屬

情罪深重提解來京送法司查照侵欺并棄撇船糧事例問擬監追

六年題　准把總等官原運糧二萬石漂去一千石以上或二千石漂去一百石以上降一級如原運糧一萬石漂去一千石以上或一千石漂去一百石以上降二級俱在祖職上實降不得復職若能自補完不費別軍處補者免罪

又題　准完糧運官本衛雖有舊欠不係經手准給通關若能代補舊欠一千石以上一體旌賞新運官帶解完補舊欠糧銀巡撫坐名報部其不即完納及掛欠者除照例追問外仍質留新運通關

萬曆元年題　准凡遇奏到漂流糧船照例減除免曬處補不敷方許動支給軍羨餘仍候本部轉行巡按御史嚴加查勘若有假揑情弊即行原籍變產追完前銀照侵欺事例擬罪若未經奏到雖有印信執照不許混支其臨倉掛欠明係侵欺與漂欠不同不得妄援前例　一幫內原無漂流掛欠者即將應給羨餘照例唱名給散若漂流數少扣補完足儘其所剩給軍後到凍阻者縱無掛欠不准支給

三年題　准各總下積欠糧銀運官漕司撫按轉行

各糧儲道查果故絕無從追併者准與奏豁如有子孫已經襲替照例責限三年完報若過限全不完者仍從降例終身不准復職子孫亦止於降級上承襲原欠糧銀免追其見在各官已經問降者立限嚴追未經提問者查照原參提問追併年終完不及數糧儲等官從實參究若不行查參聽本部該科糾舉

又題　准各把總官務將新運糧銀年完一年任內如分毫顆粒掛欠縱遇陞遷不許離任敢有矇朧赴任者革任監追遠年舊欠悉免查比其原給未完文簿遵照舊例塡註完欠赴部倒換稽查中間有能完及分數者移咨漕司照例奬賞

一運船小有損失打撈濕米運官即分派各船食用抵換原帶食米上倉

六年題　准如遇漂流在楊子江者先赴催儹把總處具告一面赴督押司道官處告委有司相去一百里者限二日一百里外者限四日勘實呈漕司即與具奏除豁如有違限扶揑等弊即將勘官參問官旗分別揑報漂欠虛數多寡問擬重罪其河道漂流者責令本幫補納不敷量動槩幫潤米攤補不得一槩奏豁

十二年覆　准凡漕運官軍敢有水次折乾及中途糶賣以致抵壩起欠臨倉掛欠者即係侵欺除正犯查照律例問擬外其餘官旗仍各總計名下欠數總小旗欠一百石問發瞭哨百戶鎮撫欠二百五十石千戶欠五百石指揮及千戶等官全幫領運者欠一千石把總官欠三千石俱問降一級發原衛所帶俸差操有能臨期設法買補完足止坐折乾糶賣正犯各官旗免罪其雖不係侵尅倘有虧折俱照前例擬斷若總欠數多及粗惡不堪至三萬石以上總督總兵等官另行奏　請定奪

一漕運糧米漂流萬石以上漕運都御史總兵官聽科道官糾劾該部具奏定奪三千石以上提問把總官不及數者止提問本管官旗各巡撫亦有漕運之責係本境漂失數多者照漕司事例一體參究出境不必槩及

一漕運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如有漂流數多把總三千石指揮及千戶等官全幫領運者一千石千戶五百石百戶鎮撫二百五十石俱問罪於見在職級上降一級有能自備銀兩不費別軍羨餘當年處補完足者免其問降若願隨下年糧運補完及三年內

盡數補足者。亦准復原職。

本年。又題　准漕運官軍。如有水次折乾。沿途糶賣自度糧米短少。故將船放失漂流。及雖係漂流損失不多。乘機侵匿。揑作全數。賄囑有司官吏。扶同奏勘者。前後幫船。及地方居民。有能覺察告首。督運官司查實給賞輕齎銀十兩。官軍不分贓數多少。俱照例發邊衛永遠充軍。有司官吏從重問擬。仍行原衛所將失事之人家產變賣抵償。不得輕扣別軍月糧。以長奸惡。前後幫船知而不舉。一體連坐。仍將正犯所欠錢糧責令幫賠十分之三。

十三年。暴雨漂損糧船。該戶科都給事中田疇題。本部覆議除石土二壩原舊號房外。再於石壩量買民地。增建號房二十七間。土壩十五間。淺剝船抵壩。隨即搬入號房。不許停壓船中過夜。以致驟雨漂沒之患。

十四年。留守左等衛於瓜洲大江漂失正糧七千餘石。本部覆　准。借淮庫旱脚銀兩。速令買米趕幫前進完納。所借官銀。將各官軍應得俸月糧銀。多者限三年。少者限一年。扣還淮庫。

十五年。石壩一帶漂流船三十二隻。實失正米八千

一百七十三石零本部議照議單減除免曬事例處補把總指揮各於見職上降一級奉　聖旨糧船已經抵壩驟遇水衝與在途漂流疎玩作弊的當有分別孫逢吉等姑免降職着各降俸一級

二十年題　准漂糧運官會勘的實照例降級不得援萬曆十五年把總孫逢吉等降俸事例代奏乞恩

二十三年覆　准如遇江洋大患漂流人船淹沒地方有司及該道親詣勘實具呈漕司照例奏豁總運各官不能自備處補照例查降職級其河道小患損失除撈獲濕米准令分派各船抵換食米外不足不石盡令失事旗甲變產賠補不敷次及運官再次及把總不許擅扣軍糧如係假揑許本幫各幫軍人及地方居民從實首舉照例給賞官軍問遣把總革任

官軍糧鈔

嘉靖十七年題　准運軍月糧各該撫按官先將應徵存留糧斛依期徵給如徵不及或災傷停免聽各倉庫別項錢糧通融處給不許刁蹬留難其行糧例該本處關支者雖派別省兌運仍舊本處支給若原議水次隨支者俱要預期徵完同正糧併兌不許先

四十四年題　准運軍行糧例該本處關支者雖派別省兌運仍舊本處支給如徵收不齊浙江江西每石徵銀五錢江北楊州等衛原係蘇州四府起運鳳淮兩倉支給者每石徵銀四錢官軍一到即與支給如徵收不及將在庫別項銀兩借支補還俱以文書到日爲始一月不給者掌印管糧官各罰俸半年二月不給者各降二級半年之上不給者從重擬處

萬曆十一年題　准凡運軍中途病故預支安家月糧俱免還官仍優恤二年其遺下行糧給本船旗軍以充雇募免下年扣除若途中脫逃者獲日問罪仍追安家月糧還官

十六年覆　准移咨南京戶兵二部將水軍左等三十四衛減存船隻有妻正軍每月量給月糧五斗無妻正軍每月量給三斗有妻餘丁每月量給三斗五升無妻餘丁每月量給二斗俱准免其辦料聽候新運以後年分如遇減存俱照此例遵行

四十一年題　准申飭各該有司凡旗軍行月糧等銀務鑿碎包封唱名親領不許運官代領致令扣除一切領運沿河到京各文武衙門無論官職崇卑但

有需索常例。及縱役剝軍者。許旗軍到京日。揭告部院。以憑從重參處。即各部院吏書不得庇護。

選補官軍

弘治十三年。題　每總缺旗甲五名以上。軍百名以上。或中途在逃旗甲十名以上。軍二百名以上者。衛所官問降一級原選主事司道等官。聽漕司參奏。本部量議降罰。

萬曆十一年。覆　准南京各衛掌印指揮。專留該衛修舉軍政。毋選廉幹左右僉書。更番代運。其餘外衛不得援以爲例。

十四年。巡倉御史喻文偉題稱南京各衛僉書領運事權不專。以致奸旗玩弄。運事廢弛。本部覆　准仍將錦衣等三十四衛掌印僉書官。照舊更番領運。未爲遵守。

官軍犯罪

隆慶二年。題　准把總官。除合用座船應用軍伴外。不許多占船隻。多帶門廚書識。派累貧軍供應。違者聽漕司僉運等官。指實從重參究。

一勢豪舉放私債。交通運官。挾勢擅拿官軍綁打凌辱。强將官糧准還私債者。軍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

爲民運糧官參究治罪

一漕運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索要運軍常例及指以公辦等費爲由科索并扣除行月糧與船料等項值銀三十兩以上者問罪立功五年滿日降一級帶俸差操如未及三十兩者止照常科斷其跟官書算人等指稱使用科索軍人財物入已計贓論罪如至二十兩以上發邊衛充軍

一凡漕運錢糧有侵盜銀三百兩糧六百石以上俱照侵盜本律仍作眞犯死罪係監守盜者斬係常人盜者絞奏　請定奪

磚瓶土宜

隆慶二年題　准凡糧船應帶臨清城磚每船照例四十八塊隨到隨行不許托言該廠短少搬移致悞運期

萬曆七年題　准各省糧船由儀眞閘者每隻順帶光祿寺酒瓶三十箇

十二年題　准凡運軍土宜每船許帶六十石沿途遇淺盤剝責令旗軍自備脚價例外多帶者照數入官監兌糧儲等官水次先行搜簡督押司道及府佐官員沿途稽查經過儀眞聽儹運御史盤詰淮安天

津聽理刑主事兵備道盤詰六十石之外俱行入官經盤官員徇情賣法一併參治其餘衙門俱免盤詰十三年題　准各總衛所回空糧船私攬商貨沿途易賣屢稽新運許沿途司道等官着實盤詰拿問貨物入官押空官通同分利參降一級發回原衛帶俸差操

民運規則

浙江

供用庫白粳米三萬二千石本色

酒醋麵局白糯米六千七百石本色

光祿寺白粳米一萬九千石本色九分折色一分每石折銀一兩

白糯米八千五百石本色八分折色二分每石折銀一兩一錢

蘇州府

光祿寺白粳米一萬五千石本色九分折色一分每石折銀一兩

白糯米二千五百石本色八分折色二分每石折銀一兩一錢

宗人府并五府六部等衙門米二萬一百九十五

石四斗一升二合九勺五抄三撮。本色八分。折色二分。每石折銀一兩。

酒醋麵局。白糯米三千三百石本色。

供用庫。白粳米一萬五千九百石本色。

內官監。白粳米四千二百五十石本色。

松江府

光祿寺。白粳米一萬三千六百石。本色九分。折色一分。每石折銀一兩。

白糯米二千二百石。本色八分。折色二分。每石折銀一兩一錢。

酒醋麵局。白糯米二千二百石本色。

供用庫。白粳米一萬七千三百五十二石四升七合本色。

宗人府并五府六部等衙門神樂觀。米一萬六千四千四百四石六升一合七撮。本色八分。折色二分。每石折銀一兩。

常州府

光祿寺。白粳米五千四百石。本色九分。折色一分。每石折銀一兩。

白糯米八百石。本色八分。折色二分。每石折銀一

兩一錢。

供用庫白粳米一萬七千二百石本色。

內官監白細粳米一千七百石本色。

白粳米六千八百七十五石本色。

五府六部等衙門米七千五百七十七石二斗七升七合二勺本色八分折色二分每石折銀一兩

犧牲所糯穀二百五十石本色。

成化六年十月戶部會官議巡撫漕運等官所陳事宜其一蘇州松江常州及嘉興湖州五府輪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并各府部糙粳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令經沿途輒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輒納鈔兼遇水淺守閘又爲運軍凌逼及抵楊州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於負貸請罷帶輒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船皆魚貫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脚價以補其數。上從之。

隆慶二年題准民運糧行各撫按委府佐貳官一員爲總部州縣佐貳官一員爲協部正月以裏督行開船定限六月以裏完納如部運官不依期催解違七月終限者住俸三月違八月終限者住俸半年違

九月終限者住俸一年。違十月終限者降級。歲終不到者比罷軟例罷斥。冬掌印官遞降一等。

四年題　准每年收受錄米倉糧米。一尖一平。每石加耗五升。支放脚米三升。不用楞木。惟松板本色席照京倉例。其席板等件。隆慶四年減半徵解。萬曆七年又議題停徵五年。俟萬曆十二年後。將應徵之數再減免一半以寬民力。同白糧解納該倉備用

又題　准浙江嘉湖直隸蘇松常五府。起解白糧。細開某縣部解官。糧戶管運糧米若干石雇覓船戶某人。責限日期。投遞漕司。查給幫牌勒限運納銷繳。其前項船隻止許受載五百石爲率。如或船大載少。夾載私貨過多。及將幫牌不行銷繳者。從重究治。

六年題　准白糧經過洪閘各夫役與軍船一體挽拽。如運軍船戶洪閘等夫挾騙許糧長就告儹運。該道處治。沿途管倉官處轉限。及到京上納。各衙門人役不得抑勒刁難。如違聽部糧官指名呈告。

萬曆元年題　准民運照軍運每船許量帶土宜四十石。經過鈔關驗無多餘夾帶。即時放行免其納稅

七年題　准每白糧一石。裏河脚價銀一分五釐。水脚銀九釐。經紀銀五釐。扣省銀四釐五毫。解銀庫。

又題　准歇家包囤曬夫飯米小脚抗糧買葦把抱籌擡斛打捲房水紙劄掀掃籌架俱照京倉例

一白糧起剝轉運俱照舊例軍七民三不許軍衛恃强爭攘違者重治

九年題　准漕司及各巡撫將江南五府應運白糧令各糧長仍雇五百料中船應得水脚當官議定先給一半其餘印封船過徐州總部驗給

又題　准每歲解京白糧務點殷實糧戶正身解納不許棍徒包攬船隻許令糧長自雇五百料中船每百石定給銀三十三兩埠頭等役悉行查革經過鈔關如果止於土宜四十石免其納稅糧至丁字沽以北河西務主事即照軍糧所定脚價撥船起剝徑交經紀搬抗過壩不許仍前寄囤如有積棍攬解歇家科擾等弊聽巡視科道參究糧完之日解戶批單給發部運官領回類繳各有司不必監比家

十二年題　准車戶脚價銀進北安門倉者每石給銀二分三釐八毫四絲二忽七微進東安門倉者每石給銀一分六釐

十五年覆　准土石二壩及普濟等閘號房如漕糧已盡凡遇蘇松常嘉湖等五府運到白糧一體寄頓

號房如號房不足各解自賃民房其價聽從兩便仍禁不許措勒

又覆　准河西務剝船如遇運到白糧漕糧未盡照依軍七民三挨剝如果漕糧已完將剝船盡數給與其船脚之費仍令各解出給原船過壩稍遲准免罰稅

空運

成化二十年題　准遮洋支兌三十萬石除天津等倉六萬石外將薊州二十四萬石內改撥十萬石豐潤倉交收以備山海遠衛官軍支給

弘治九年題　准運本色十萬石赴薊州倉上納折色十四萬石運送永平庫收貯以便官軍月糧

嘉靖二十九年　命撥漕糧二十萬六千餘石接濟密雲昌平兵馬

三十年題　准薊州班軍六萬七千員名該行糧十三萬四千石於漕糧內撥運

三十四年題　准密雲主客糧米內量改六萬石給昌平支用

三十五年減免密雲昌平原撥漕糧五萬石

三十九年題　准令運官將漕糧運密雲鎮七萬石

昌平鎮三萬石。并行糧一十四萬四千三石三斗。徑運該鎮歲以爲常。

四十四年。以薊永分鎮。撥薊鎮本色十萬石。折色八萬四千石。撥永平折色五萬六千石。

隆慶三年題　准除原派薊鎮倉糧船隻照舊外。仍將臨清各水次應兌漕運。坐派昌密二鎮。以便北衛所軍船就近派兌。工部設廠戶部委官監收。就與領運。以免進倉出倉繁費。其應用脚價盤剝。該扣米一萬一千六百一十二石。每石五錢。行令布司徵銀。一萬八百六兩。隨起解以備乞運。

四年題　准乞運石匣古北等遠倉者。兩鎮管糧郎中主事。于春各照地里遠近。給發脚價。責令該縣官督率車戶。運至各倉分或將脚價給軍就彼關支。各從其便。

六年以潮白二湖通令密雲漕糧舊發一十萬石外加贈五萬石。由新修河道運赴該鎮隆慶等倉交納。仍於該鎮客兵年例銀內。每石扣銀七錢。存留太倉。本年題　准　長陵等八衛拱護　陵寢官軍月糧舊在京倉關支不便。自萬曆元年爲始。歲撥漕糧一十五萬石。運赴奠靖倉交納。以便前項官軍就近關

支

萬曆九年題　准奠靖倉原撥漕糧十五萬石內將二萬石自沙子營陸運改撥居庸倉收貯湊放居庸黃花橫嶺三路官軍月糧以免召商勞費

十一年議　准營州左屯衛官軍月糧遠赴通倉不便自萬曆十二年爲始每年漕糧到日通州管糧郎中撥發二千五百石就令昌鎮運糧經紀自通州水運至順義縣小東莊每石給脚價銀三分七釐五毫自小東莊陸運至城每石給銀五釐俱在隨糧輕齎銀內動支該衛官軍逐月關領

議改折

萬表奏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然兌軍之糧六省同供而白糧之困則惟蘇松常嘉湖五府爲重今之江南豈永樂宣德時之舊哉以蘇州一府言之兌運至六十九萬而南糧白糧不與焉其餘各府類是可推夫江南　朝廷之廚也失今不稍加優恤乃用其力以至於不可索而後委焉臣乞　陛下每年坐將十萬石分布五府照白糧之多寡分攤而改折之以稍休其重累著爲定規查得山東河南原糧止得三十餘萬不當蘇州之半僅抵松湖之全尚蒙　朝廷坐

折七萬以示優恤今江南軍糧白糧交徵重困而可不加一念哉如蒙將此二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八斗定爲改折以處此數郡在　朝廷不過居四十分之二而在列郡則誠得一分之寬今新條派撥責在漕司容臣將此二十萬石零輪流歇運以恤無軍無船之衛所而休息之則不惟郡民之供運者獲省數之利而衛總之疲困者亦蒙休養之恩

議復臨德倉糧

徐栻疏云　國家都燕雄鎮西北密邇邊郵藉兵爲守故歲漕東南米四百萬石聚之　京師以充糧饋

國根本而爲强兵之資復於臨清廣積倉德州德州倉每年會派秋糧夏稅麥折米共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分貯二處以廣積貯計十年當積一百九十四萬餘石而倉廩實矣設遇該運地方災傷重大例當蠲免無處撥補就將二倉糧米照數支運務不失四百萬額數載在漕運議單可考此我　祖宗立法備患意至深遠也嘉靖初年遇有災傷奉　旨蠲免起運旋於臨德二倉撥補後因會派地方告歉輕減及二處囤積損腐一時偶見窒礙輒有建改折之議者自改折之議行而二倉額糧漸減積貯漸耗矣矧聞

京通二倉。鮮三年之積。萬一卒然有警。胡以備之。宜行臨德二倉管倉官。查歷年見貯倉糧若干。改折銀若干。以十年所積計之。尚欠糧若干。悉聽將前改折銀給發於產米地方收買。如數少不敷。併行漕運河道各衙門量支無碍官銀湊買。或每運耗米有餘。隨便與之轉糴。俱攤搭運船載至二倉交納。其二倉會派以萬曆二年爲始。遵照近例。俱徵本色。期以三年連前糴補務足十年。會派之數。如二倉囤積不足。即徐州天津等倉。一水聯絡相通。分貯尤便。若慮米有腐爛。聽管倉官每年量將附近衛所。該運漕糧照數抵換。出陳易新。必於原額約二百萬數有餘方許改折。會派。其改折銀兩須專貯聽候糴補。不許別項支用。以後如遇地方重大災傷。照依原奏報覈實分數。將起運糧米特賜減免。以示寬恤。即於各倉內先行支運。候該地方歲豐量給銀糴買補還。或漕渠阻梗。亦可預爲支運。候運到之日。如數扣補。務足支運額數。

議優恤運士

王宗沐疏云。一船既壞。分攤衆賠。甚至漫及一總。是不壞者以壞者困。不盜者爲盜者償。相胥而溺。此待

盡之術也。今承極弊之時。不以法制繩之。則其弊不已。而不先有以稍給之。則其法不行。查得弘治五年。指揮蔣鑑奏軍士欠債。戶部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許將太倉庫銀借與軍士還債。取印信結狀來年一兩止還一兩不取利息。祖宗念恤軍士如此。故先年運額。不告壞缺。臣查得輕齎原係耗米以其太多而折爲輕齎以待剝淺固軍士之物也近年以來始又折一分以解太倉臣乞　陛下軫念運士疲困。捐此三數升之額於其應給之中。而先與之以爲飽食之具。使其不耗不蝕。不侵不盜。以爲可久之圖。不致仰屋宵旰。則其利爲甚溥矣。

此事亦須做得有方法

議操練漕軍

王鳴鶴曰。漕運之制軍駕運艘原意。行則撑挽。止則操練。一遇地方有變。保此漕糧於無虞也。今則不然。額軍逃故。不思勾補。乃以軍糧募市人代駕。其應募者謂之外水。倏然有事。則無所顧忌。秖有棄船而走耳。能攘臂爭出以護糧運者誰耶。正德中河北之寇焚舟劫糧。往事可鑒。今尚沿襲故弊。未加振刷。既不實軍伍。又不備器械。自瓜儀抵京。計二千四百餘里。敢復因循。漕臺奏疏謂能教練漕卒。計七省可得勝

兵十萬有奇

議太倉存耗

萬表云太倉起剝則例一廠兌正糧一萬二千石每石加耗米七升共計八百四十石約定四百八十石作正支銷餘准作耗數內扣五十石或一百石其欠二百石以上經歷官攢甲斗級照依欠數多寡責治有差數外間有餘剩者則是多收之數不敢別作支銷節年於倉中隙地掘窖埋之後主收者日苛剩餘者漸多嘉靖十三年周侍郎敘初督倉場見餘米歲埋歲多心切惜之乃言於太司徒梁公材公曰此出耗米附餘四百四十石之外若欲其題作正支銷主收放者法應參究況起此附餘之端他日害大計矣寧復棄之不敢作備也周乃貯之空廠以數作一手本報部公亦不受令總督廳自計乃知老臣固識體耳夫每廠明交耗糧八百四十石以其不得盡耗責以四百八十石附餘作正支銷然或缺少亦止於責治而已不爲深究蓋恐後之流弊至於多收也宣德年間京通二倉收受斛米一尖一平尖斛淋尖平斛槩行後將淋尖斛外餘米俱要入官有虧旗甲至元年參將袁佑奏要每石不分平尖明加一斗俱各鐵

六人之度待此一人無憂理財矣

斛收受戶部題奉　欽依只加耗五升此佑之見惟目前之圖耳至二年又該戶部題准加八升今載入議單每石兌運加耗七升則原爲尖斛而增今于加耗之外復收斛面以爲附餘則是耗外又有加耗矣正德十六年表總浙運時每石只加七升以進倉便穀交納常有餘剩之米照出今每石加二五進倉尚有掛欠若不革去耗外斛面行槩平收則軍逃運敝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蓋雖取之斛面餘米不多而國計根本所繫爲害者大

議復支運

邵寶曰我　朝運法所謂法者即今支運是也故有淮徐臨德水次四倉以受民間輸納運官者於斯領焉歸於京通二倉雖遇災傷民有免徵而軍無免運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蓋通數年以爲裒益雖歲有豐歉而常數不缺及支變爲兌繼而又有改兌向者轉輸今也直達派徵兌納叢於一歲之中於是軍無餘力而缺於常數豈得已哉若今所謂變通者漸復支運之法而已支運之難難於脚價不足則糧不自行其理然也苟能預處脚價以擬兵荒之事於舊例支運七十萬石之外每

遇兌缺則支以補之歲不失四百萬石之數此於國計爲便不可不慮而處之也

議軍官借補

成化九年奏　准運糧官軍盤剝費用正糧不敷總督等官出給印信文憑付把總官于太倉折艸等項銀內借與完納下年照數送還

二十一年又令運糧把總等官每年糧完清查欠債旗軍開報巡倉御史及本部監督委官處不分遠近年分止依律加息三分償還其各衛所借銀千兩以上者革去冠帶五千兩者住俸萬兩降一級不許管軍管事若運糧俱完不欠債至六年之上者許總兵管官具奏把總都指揮及衛所千百戶等官俱量陞一級

弘治五年令運糧官旗借債但係三年以前者盡爲革罷近年者止照律出息若放債之家倚勢逼放及擅執官軍官掠糶賣官糧准折者軍發邊遠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果有窮困衛所缺少脚價者許于太倉量借銀兩完納下年照數送還

十二年奏　准自天津該運京通二倉糧儲脚價不敷許令太倉銀庫借用如把總等官縱容旗軍花費

及私下還債以監守自盜論罪立功滿日帶俸差操債主以盜官物論罪勢豪官員奏請發落家人伴當發廣西烟瘴衛分充軍

漕運河道

勝國海運之制議停于永樂十三年而東南糧餉所以實京師而給邊鎮者悉由會通河故道以達于都城南北不啻數千里總命爲漕河其實有六爲白漕爲衞漕爲閘漕爲河漕爲湖漕爲浙漕大抵河勢迥異而治法亦各有緩急之殊六漕之中唯河漕湖漕最急河漕爲有源之水而遷決靡定湖漕爲無源之水而衝嚙可虞

襄河自通州而至儀眞瓜洲水源不一總謂之漕河又謂之運河神山泉等水自西山來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開渠置閘而漕舟不行自通州西南至直沽會衞河入海者白河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衞河也自汶上縣分水河口分流而北至陽穀縣絕黃河又至臨清州會衞河南至濟寧州會汶泗沂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州城東北來南流至徐州會沁河者汶泗沂三水也自徐州城西北來東南流至清河縣入淮者沁水也北至清江

浦通淮南至儀瓜洲壩臨江中爲漕渠者諸湖無源之水也

大通河

大通河即潞河舊爲通惠河其原出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滙爲七里濼東貫都城由大通橋而東五十里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餘里元初所鑿賜名通惠每十里爲一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　國朝永樂以來諸閘猶多存者仍設官夫守視然不以轉漕河流漸淤成化正德間畧　命疏之功不果就嘉靖六年遣漕運總兵錦衣衛都指揮及御史會濬之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各設官吏共編夫一百八十名每名工食銀八兩造剝船三百隻每隻價銀三十五兩分置各閘責經紀領之使製布囊盛米僱役遞相轉輸以達都下軍民稱便蓋元郭守敬嘗行之而弗果至我　國家決策修復爲萬世利

白河

劉天和曰通州上達　都城近已修閘轉般漕運脚費大省爲萬世利無容議矣若白河經密雲諸山且

全受運輸諸河之水夏秋暴漲隄防不能禦源遠流迅水勢漫散河皆溜沙深淺通塞不常運行甚艱殊無策以治之惟用兜杓數千具治河官夫遇淺即濬此外運舟各携四五具二三百舟即可得千餘具合力以濬頃刻而通盤剝大省矣惟運卒利於盤剝方可開支脚價如即以盤剝之費償運卒濬淺之勞則運卒受實惠不愈利歸剝船耶兼官置剝船千艘糧運不滯矣

衛河

衛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輝縣之蘇門山東北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爲運河自臨清至直沽五衛十七州縣淺一百五十七處此河自德州而下漸與海近河狹地卑易於衝決輒發丁夫修治嘉靖十三年議准恩縣東光滄州興濟四處各建減水閘一座以洩漲溢之水

霍韜議云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于封丘陸運一百八十里至于淇門入于御河達于京師御河即今之汲縣衛河也今由河陰原武孟津懷慶之間

擇地形便道河水注于衛河東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泝流至于衛河沿臨清滄州至于天津夏秋水迅仍由徐沛達于臨清至于天津是一舉兩得之道也開一衛河可殺徐沛上流之患可免鳳陽州邑潰溢之虞可得運舟兼濟之利

會通河

會通河自臨清迤南至濟寧州元初由任城即濟寧開渠至安民山即安山一百五十里復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渠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歸漳衛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州鄆城縣兩河口漫過安南湖而會通漸淤永樂九年因海運艱阻遣尚書都督等官疏鑿元人故道乃于東平州戴村汶水入海處築一土壩橫亘五里遏汶水使西流盡出南旺分流四分往南接濟徐呂六分往北以達臨清自後添設新閘修築舊岸大爲漕運之利自臨清抵徐州七百里間全資汶泗沂流諸水接運總曰閘河舊爲閘四十有三前元建者二十餘永樂以來先後增建者二十餘而減水通河諸閘不與焉兩閘之間每存稍淺一處約數丈多不過十餘丈用留洩水令

積易盈

汶河

汶水東北入海以人力遏轉濟漕非其性然也成化以後戴村壩以下河淤塞平滿故水易漲溢即此下東平故道鹽河入海運河不得其用頻年挑濬頗勞費歷歲滋久壩或圮墜時以全流漫衍而西夏秋伏發南旺以北舟膠不行則漕渠病東原之田或苦羨溢膏壤畝鍾化爲沮洳則民亦病是左涸漕渠右蕩平陸而以利鹽筴也然障而不洩漕亦苦溢故斟酌挹損制河渠之盈虛在汶之上流耳隆慶中就坎河口壩以積石石如累丸沙流其下久之亦潰而坎河之工始此

兩閘之間須留稍淺一處蓋中道皆深下閘一開上閘之水盡洩閘近者積水猶易盈閘遠者倍費時日矣故中道留淺船行至此雖少待然積水不必盈閘即可越之而直達上閘舟行速矣

沁河

萬安言如河南懷慶地方築堤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州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

入黃河汶泗洸諸泉歲久不濬亦各壅塞以致河淤淺澀糧道稽遲請加修築疏濬

劉天和問水集有云將導沁入衛衛輝宗藩已因水患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頻年已苦衝決不可復益以水遇乾則微滙水諸湖以淤而狹若於武陟境內沁水橫建滚水石壩於東岸開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大堤之外經延津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又東至曹州境舊分水處黃河舊於此分流一大支徑衝張秋一小支下濟寧永通閘月口北向張秋之道別設一閘張秋以下水涸則沁水盡東全濟運河澇則半由滚水壩仍歸黃河是運河復增一汶爲永遠無窮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沁則易於節制不亦大愈於引黃河耶

按胡氏世寧議欲因沁引河入衛今以天和之議參之引河有三難防宗藩一也臨清下至天津河身狹難受二也河性流移或導之衝淤會通三也

漳河

萬曆中科臣王德完奏漳河水患蔓延故道宜復其變有二其患亦有二其策則有三二變者何蓋漳水

經臨漳三臺口迴龍鎮及大名南關至小灘入衞濟畢漳之故道也一變于十七年則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衞其害小再變于二十五年則河決高家東呂彪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高周入洚水同流至青縣口方入運河其害大所謂二患者何蓋洚水不勝漳而今納漳則狹小不足收東巨浸病溢而患在民衞水昔仰漳而今舍漳則細緩不能掃捲沙泥病涸而患在運所謂三策者何一塞高家河口導入小屯河費少利多爲上策一仍迴龍鎮至小灘入衞費巨害小爲中策一築呂彪河口岸隄障水固不資利亦不罹害爲下策此漳河徙治之大較也

盧溝河

出北代州泛溢輒壞民田盧宣德以來每河岸衝決不時修築弘治二年命內官及文武官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同管理工役發軍民夫修治

滹沱河

出眞定府西山天順以來每決輒修築弘治二年命眞定等府衞發軍民同築

薊州河

薊州軍餉。國初每歲用遮洋船出海轉運而至。風波甚險。弘治初。議發軍夫萬人。鑿河四十里。以免海運。每三年一次修濬。漳河盧溝滹沱薊州河會典不載

諸水通漕

徐州洪

在徐州爲運河要害。亂石峭立。凡百餘步。故又名百步洪。成化四年。命官鑿石。以利舟楫。又甃石路長一百三十餘丈。以便牽輓。二十年。置石壩。長八十丈。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嘉靖二十年。於洪下置石閘一座。

呂梁洪

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河要害。成化八年。命官甃二石堤。共長七十餘丈。十六年。築石壩。長一百六十五丈。復於壩西築堤二十餘丈。洪東甃石路四百二十丈。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嘉靖二十年。于洪下置石閘一座。

羊山新河

萬曆十一年。議准由昭靈祠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置閘以避戚港之溜

運河疏築

永樂九年六月。會通河成。河合汶泗。汶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達于淮。而新開河則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通東昌。入臨清。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啓閉。舟行便之。

宋禮奏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閘已築壩。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淤沙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俱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堤。計百八十丈。從之。

宣德四年。平江伯陳瑄奏自徐州至濟寧。河水多淺轉運甚難。今遣官巡視。謝溝胡陵城八里灣南陽淺及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皆常置閘。其徂徠諸山。泉源所出。舊有湖塘。今多淤塞。乞加修濬。庶有停蓄通利往來。從之。

七年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濶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

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成化四年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宥修復運河壩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頹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天順巳卯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成之

淮安運道

自漢以來即有高家堰在淮安之東南永樂間通淮河爲運道築堤堰上以防淮水東侵又自府北鑿河蓄諸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乃運船由江入淮之道建清江等閘遞互啓閉又築土壩以遏水勢後閘壩禁弛河渠淤塞　嘉靖八年疏治復舊隆慶中高家堰廢淮水由黃浦口決入漫衍民田萬曆四年開草灣河渠長六十二里分殺黃河以緩清江之衝　七年復築高堰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堋損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射因廢折新莊閘又改福興閘於壽州廠適中處

所。其清江板閘。照舊增修。又議修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智禮二壩加築仍舊。車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閘相隣。恐有衝浸。移築天妃閘內。　八年。用石包砌高堰。　九年。又於府城南運河之旁。自窯灣楊家澗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備清江浦之險。　十一年。建清江浦外河石堤長二里。磯嘴七座。又建西橋石堤長九十八丈。以禦淮河之衝。

南昌萬恭云。淮安隆慶中水。萬曆壬申又水。或云海口淤。宜濬之。郡有司爲探海口。則廣三十里。望之無際。冬中洲者微見。海中潮長。則烟霧波濤極目耳。舟從何繫。人從何依。工從何施。且清河之流甚駛。海口即淤。清河當上行矣。古無濬海者。有由然哉。而怨淮水罪海口者。謬矣。

揚州高寶運道

自清口引淮爲清江浦。至烏沙河滙管家白馬二河堤。黃浦入淺。及寶應縣槐角樓南諸河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縣界。皆運道所經。湖東有堤長三十餘里。洪武九年。用磚修高家潭等處。　成化二十一年。造石堤漸修至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

堤運船觸堤往往敗溺　弘治三年　命官於高郵河迤東開新河以避其險曰康濟河中爲圈田南北置閘以時啓閉兩岸俱甃以石　嘉靖五年題准於汜光湖東傍舊堤開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濟河又寶應至界首凡有溝可通注於海者造平水閘十座十年又自寶應湖東築月堤長二十一里　萬曆五年淮水由黃浦口決入石堤多壞　七年　命官修築改建減水閘四座加高閘石九座自是寶應諸河堤岸相接　十二年題准於石堤之東傍堤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弘濟河

南昌萬恭云漢唐以前至春秋戰國大江由六合邇邗溝取道于高郵寶應諸湖之西北達長淮江南之漕俱由邗溝而苦淺阻陳平江乃隄揚州以及于淮西遏諸湖之水遂滙爲一湖港相通三百七十里達于黃河餉道大通邗溝遂絕今不必泥古妄圖恢復唯濬之洩淮則可

又云高郵諸湖西受七十二河之水歲苦溢乃於東隄建減水閘數十洩水東注閘下爲支河總滙于射陽湖鹽城入海歲久悉湮弘治中乃開儀眞閘苦不得泄治水者歲高長隄而湖水歲溢隆慶初水高於

高寶城中者數尺每決隄即高寶興化悉成廣淵隆慶六年萬曆元年建平水閘二十一於長隄又加建瓜洲閘併儀閘爲二十三湖水大平淮漲不能過寶應又復淺船淺夫但許深湖不許高隄舊制初建瓜洲花園港通惠閘得故焚韓世忠船板改廣惠閘又得故閘基樁石樁大四圍基因之則花園港故閘道也而或恐二十三閘洩高寶八十二七十二河之水欲閉瓜儀蓄諸湖利餉道誤哉

各湖水南注者儀河窄而淺瓜河廣而深余懼瓜之奪儀也乃於三汊河建洋子橋橋口如閘制以節東之儀河不病淺矣而瓜閘江潮近六十里則早至而遲落更便於儀閘鎮江截流官舫徑趨江都眞州省續食徵夫之役又利儀閘云

祖陵

潘季馴奏正德十二年大水異常漲至　陵門遂侵墀陛此則曠百年而一見也今欲遵奉原題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一節職等淺見欲自下馬橋邊及林木左右築隄則板築震驚鍤斧掘伐關係匪細固非職等所敢輕議欲自　陵前平地築隄則積水長盈羣工難措抑且遠無所禦近有所妨亦非職等所敢

輕議又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遠築圍繞但恐此隄一成淮河一時泛漲之水雖稍能障蔽傍溢而陵前湖河諸水又將阻遏北侵名雖防河實則蓄水遠流未及爲患而近水先有可憂者矣

前疏係嘉靖十四年所題地勢水勢頗爲明悉據稱陵地迴高二丈三尺一寸則雖極大之水亦無高出玄宮者且陵前湖河諸水向來伏秋漲溢如此要知非築高堰後始然矣

淮水發源河南桐柏山挾汝潁肥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至泗州下流龜山橫截河中故至泗則湧且淮漲于泗即淮漲于河南徐邳也每歲伏秋皆然萬曆六年前黃決崔鎮而北淮決高堰而東泗州苦水石護祖陵東麓及泗州護城堤以此

儀眞瓜洲運道

儀眞上下江口及瓜洲便河皆由江達淮運道襟喉宋時儀眞嘗建三閘洪武中即其地築爲壩弘治元年始建東關羅泗二閘十二年復於濱江建攔潮閘嘉靖五年題准潮長開閘放船潮退盤壩不許候閘延久萬曆四年於朱輝港鑰匙河清江等

處各開河以便停泊

瓜洲江口舊建土壩江北糧船空回撤壩以出而江南重船反令盤壩搬剝艱難風濤守候　隆慶六年題准自時家洲以達花園港開渠六里有奇建瓜洲通江閘二座自此漕艘始免車盤之苦　萬曆四年於瓜洲開港塢以泊運船

丹陽運道

常州至丹陽河道淺淤歲費工力開挑嘉靖十九年夏四月丹陽道淤漕舟由孟瀆渡江江陰大盜黃艮秦璠劫舟粟七艘殺運卒數百人執捕官縶檣竿射殺之南科以聞　上曰江寇猖獗守土巡江官職謂何　命奪俸置理有差

漕河職掌

永樂初江南糧餉一由江入海出直沽由白河運至通州一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通州九年濬元會通河宋禮奏三年海運二次于徐州濟寧州置倉收糧造淺船五百隻撥附近衛軍領駕從會通河攢運每年三次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三年戶部奏罷海運悉轉運于裏河

一正德年間工部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京儲重事今運河水少又被往來馬快座船人員挾勢越幫强開閘座走泄水利誠恐阻滯糧運你部裏便申明舊例行都察院出榜禁約今後再有似這等的重治不饒
一工部分差主事嚴督閘壩管河等官每年各要先時挑濬淤淺慎蓄水利糧船到閘即便開放不許停留守候
嘉靖三十八年題　准各該河道大小官員自通州至儀真及揚州高郵各地方俱要及時修築堤岸疏濬河渠以濟糧運如遇非常衝決亦要多方設處亟行修築臨期悞事者軍衛有司官員悉聽漕司河道衙門及巡倉巡河御史參提照依運官參降事例阻淺十日該管有司軍衛罰俸半年阻淺二十日罰俸一年阻淺一月軍官降一級回衛差操有司降一級赴部調用管河郎中照才力不及事例降一級調外任河道都御史聽南北科道巡鹽巡倉御史參奏定奪
五年題　准蘇州寧國等府南陵涇縣太平三縣及海寧崇德等處運河淤淺府縣掌印管河官每年先

期踏勘挑濬俱限十月內工完違悞照例查參其丹徒蓄水練湖清復還官

萬曆元年題　准薊州運道自王家淺至冀家窩一帶薊州兵備道督令各該有司掌印管河官每年務要先期疏濬修築以待糧運如怠玩致臨期阻悞漕司照例參奏降罰

又題　准直隸徐邳上下黃河經由去處如有軍民盜決故決河防干礙漕運照例將爲首者民發附近衛所充軍軍調邊衛

六年覆　准將淮南并浙江江西湖廣各屬兌改漕糧分別災疲地方通融改折二百萬石共該折糧銀一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二十三兩二錢零又減存運軍省下行糧等銀約該二十二萬四千兩有奇通共銀一百五十九萬五千四百二十三兩有奇於內以一百萬解戶部以五十九萬五千八十兩協濟河工

七年題　准每年糧運過淮之日高郵管河郎中駐劄儀真張秋郎中駐劄濟寧通州管河郎中駐劄河西務以便督理一遇淺阻親督人夫即時挑濬

一天津以北一帶河道屬巡倉御史及管通惠河工

部郎中分理其河西務桃花淺等處淺溜務要督率軍衛有司管河官嚴責原設堤淺夫役常川疏濬如有阻悞查照單例計日參治

一天津至薊州一帶敢有居民弓兵官校人等在河路張布罾網阻礙船隻及稱盤詰因而搶奪財物者許運軍即赴撫按衙門及鄰近管糧管河郎中主事陳告拏問

一經紀把持閘壩索錢者聽巡倉御史通州坐糧郎中拏問治罪

二十八年御史方大美題天津迤北一帶河道河西務至通州分爲四節每節各淺委州縣官一員分地挑濬又楊村通判一員專督淺工原以白河浮沙易淤易濬今賴人力疏通乃今官則覬覦別差夫則包攬積棍冒名搪抵終日挑濬不過撈集浮土糧船一至率皆四散奔逃每年定于冬季務如額挑濬

漕河總論

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塞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于海西暨于河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爲

國家用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由邗溝達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牐者即元史所謂會源牐也泗沂洸汶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爲牐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牐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入于海亂流而渡由邗溝渡江而達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沂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于北京迤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沁南自瑯琊來之沂迤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論諸牐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牐于此乎盡衆流于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屯兵防守亦豫防之一事也

漕議

濟漕不出於南旺昭陽二湖也南畿志載淮揚諸湖之水渙散無紀乃築堤束水界爲漕渠而田畝運道始利都御史陳公濂又於邵伯湖作石堤二十餘里而堤始固湖多風濤舟復損於石　弘治三年都御史白公昂又於高郵之北五十里作外堤長四十里南北作石牐啓閉名康濟河而湖患除惟汜光湖在寶應尚爲舟患知縣聞人詮嘗請如高郵治外堤得可其奏而有司未竟其事似不可終輟也

泉

齊魯地多泉故閘河自徐達衛地七百里賴泉以濟劉天和曰運道以徐兗閘河爲襟喉閘河以諸泉爲本源今查泉源共一百七十六處散在泰安等州汶上等縣先年兗州府專設管泉同知一員近年雖有濬河之名全無實效將泉源濬而修治之庶漕渠有濟矣

漕疏

總河李化龍題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

爲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雖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此三路者近代以來河所遞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雖近　陵然有隋隄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有歸仁隄護其下於　陵無害也第其北扼於山南近於淮儻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　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南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障足障驚濤徐呂洪足束亂流且汶泗有接漕艘之利也第其下流往往潰隄隄潰而魚沛之間城郭夷縴路壞不直殃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路則不南不北既遠於　陵亦濟于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惟是泇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爲疑乃臣則以爲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隄壞而無以過縴是以有水難也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瀹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

太過

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運借河則河爲政。河爲政。則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我爲政。我爲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卽朱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功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於賠。

名成深慮

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湖。代汲黯之發倉。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之爲害耳。運入泇河。而安流逆浪。蚤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紊罰之累可免。卽運軍不至以趕幫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疏。恐遂恣橫流而沼鳳泗也。奈何。夫開封歸德。上下千里。未聞濟運。未聞不治河也。彼直爲民禦災而若此矣。何況乎爲　陵捍患。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目而令其索寞荒涼。安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沼於河。直須時耳。

其勢亦難

徐民安土重遷聞泇河之役且刺心隱痛曰奪其利也泇河開而徐城之貿遷化居者必且移之泇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即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高土而居之此爲曲突徙薪於徐無疑者二故泇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

又題河自去年決蘇家莊入昭陽湖穿夏鎮以南之漕渠壞南陽以下之運隄而魚濟一帶且震於鄰此其不可不治也明矣故臣議開泇不已復議保隄保隄不已仍議分黃蓋謂併力於隄則隄一決而全河北勢恐至於穿漕兼以分黃則隄縱決而水已分自不至於害運蓋臣之分黃祛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也比新河放水旬日之間衝刷倍於原挑分水已及五分臣計河勢已成因而塞之使全河南行則不直南陽之漕隄可治即李家口之運道可清蓋臣之塞決祛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也

又題向來運道必由徐邳以達鎮口河一北決曹單豐沛之間則總由昭陽湖出李家口而運苦水溢河一南決虞夏徐邳之間則總歸小河口及白洋河而運苦水涸今新河一成則自直口至夏鎮以外河三百六十里之迂途易爲內河二百六十里之捷徑此

後黃河在山東直隸其能係運道命脈者寡矣然自朱旺口以上萬一決單則單城爲沼決曹則曹民爲魚下而豐沛徐邳魚碭各城數十萬生靈皆懸命於一線之隄則隄防亦何可弛也然此數城者直有關於民命耳至於中州河防所關更重又不獨在民災已者荆隆口銅瓦廂等處皆入張秋之路也孫家渡口野雞岡及蒙墻寺等處皆入淮之路也儻一不守北必壞運南且傷　陵則隄之所係豈直一城一邑之利害已哉防守不固則下流雖通上流必奪防守固則上無旁溢下必順流奈何持議者之紛紛也去年水行隄北則曰昭陽湖不能容水水且倒灌矣今年水分隄南則曰新河不能容水水且倒灌矣自倒灌之議興而築塞之事緩卒至事久變生隄潰河淤然水之取道昭陽湖而南者自如亦未見其倒灌也則又何不取地勢觀之也臣觀自朱旺口由苑家樓杜家樓以至小浮橋其地在下流者比之上流低可三四尺臣向止以樹上水痕驗之耳乃近日南北兩河水落之後其下流皆通黃河水面相平乃北河水不浮舟而南河舟行如故則北高南下居可知矣夫北河非高於上流而南河更低於北河若水入新河

兩河分流總使伏秋水漲不過溢岸以行豈能自卑而趨高自下而返上哉蓋即今年下流決而上源無恙亦自可知又何倒灌之足患也臣又查得水落之後朱旺口以上河水皆離岸五六尺即向來伏秋水漲溢岸而及隄根者不過時消時長未有數日拍岸者比之單豐行隄以一線百里爲全河之岸者原自不同則上源之隄更爲易守抑不直此也自朱旺口下至黃莊無南隄者五里遇漲則分流可徑達許家口入徐矣自朱旺口上至黃堌壩東無南隄者十五里遇漲則分流可徑達碭山城南由楊家樓入徐矣自黃堌壩西至王所樓無南隄者十里遇漲則分流可徑達司家道口至浮離橋矣故上隄誠守則河必在朱旺口上下亦其自然之勢也又何倒灌之足患也故前人之治河屢矣前人之修隄備矣今第有相率守之耳西自開歸東至徐邳必無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至府縣必無不守之人在府縣掌印官必與管河佐貳同其賞罰在地方守巡道必與管河司道同其功罪庶幾人人肩自不暇於騰口說矣

皇明世法錄卷之五十六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奏議　薊遼

洪武十二年六月

勑遼東守將潘敬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處海隅。俗詐性頑。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跡。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令

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待以藉口。彼果不臧。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邊患繇此而起矣。

永樂元年十二月

勅責鎮守遼東孟善曰。朕命爾往鎮東鄙。所宜招懷遠人。靖安邊境。以稱付託之重。爾比遣百戶傅三漢出塞竊馬以致喪失。內失可用之人。外失信於夷狄。遼東肥腴之地。一年耕有收足數年之用。數年有收。海運可省。爾不盡心提督屯種之務。軍士皮裘。必先時關給。庶幾得用。爾及今方以爲言。有司展轉文移。豈浹旬可得。及皮運至而天氣向暖。苦寒之地。下人何堪。爲帥如此。國亦何賴。

洪熙元年四月。遼東總兵官朱榮奏廣寧前屯衛刺梨山百戶鮑麟私遣軍士還家。致爲達賊所虜。

上命巡按御史詣彼審實。處麟軍法。降

勅諭榮曰。夫將者士卒之表。爲將能廉公勤慎。紀律正。號令肅。使下人有所稟承。無敢縱恣。總兵又諸將之表。能慎諸已。誰敢不慎。朕即位以來。夙夜惓惓以邊務爲心。屢

勑總帥嚴督將士。用心哨瞭隄備。而將士略不遵承。
察其自皆繇總兵之人。不體付託之重。恬然自逸。
未嘗一出巡視關隘。壯士健卒。擁衛左右。饑寒勞
苦無資之人。則令備瞭望。守關口。上下相師成風。
軍務都不留意。是以寇奄至而不覺。人被虜而不
知。其指揮千百戶。固難逃罪。總兵之人。亦復何顏。
卿
先朝老臣。朕所倚任。但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祖宗至公之典。須相與共守。自今宜加警省。嚴號令。
明紀律。遠斥堠。慎守備。躬勤率下。毋蹈前失。庶副
朕委任之重。近陽武侯薛祿等率兵巡邊。殺獲虜
寇。將士咸論功行賞。薊州虜寇入境。刼掠人民。其
總兵官遂安伯陳英。及都指揮陳景先等。並停俸
祿。并諭卿知之。
宣德六年十一月遼東總兵官巫凱上廣寧馬市
所市福餘衛韃官馬牛之數。
上謂侍臣曰。
朝廷非無馬牛。而與之爲市。蓋以其服用之物。皆賴
中國。若絕之彼必有怨心。
皇祖許其互市。亦是懷遠之仁。

七年五月成國公朱勇奏永樂間運糧口外止供開平官軍及備大軍支用近來不依舊例樽節一槩放支以致連年儹運不息若遼東衛所亦係極邊且耕且守其供不出於民今諸邊衛皆請倣此遂上便宜八事其一萬全都司所轄地方洗馬嶺長安嶺黑峪口等處煙墩隘口并宣府神機營官軍月糧宜令於本處附近支不許擅離信地其二開平哨備官軍糧料就於獨石倉支爲便萬全左等衛宜令於宣府倉帶支前去其開平衛旗軍家小見在雲州赤城鵰鶚屯住月糧宜令於長安嶺懷來倉支其三蔚州保安隆慶永寧等州縣俱與長安嶺相近其所徵豆料秋糧今後歲輸獨石倉爲便其四萬全都司所屬懷來永寧隆慶左右等衛旗軍家小月糧永樂間於在京及昌平等處關請依舊例今年自九月收成之後至十二月宣府等衛所軍士月糧乞以其半折闊布不爲常例其五宣府未調左右二衛官軍之時調蔚州美峪等衛所官軍操備今宣府既有左右二衛在城原有宣府前衛并興和所官軍守備其蔚州等衛所調者各令回衛馬隊俟開平輸哨步隊俟來春屯田

除食用之外。每人歲納細糧六石。蔚州保安二衛。美峪廣昌二所。俱令送宣府倉收。其餘衛分就本處倉收。宣府前等衛守城等項旗軍。亦宜照例摘撥屯田。如有警急。悉聽調用。其六隆慶州乃是腹裏已有永寧等四衛。并神機營在外保障。今調懷來官軍二百餘名備禦。且無盔甲器械。閒逸費糧。今回衛屯種爲便。其七懷來等衛所調官軍。挈家於順聖川草場養馬。離衛三百餘里。關糧往復艱難。宜令本衛委官。徑赴蔚州等衛倉就近支給。其八宣府前衛及廣昌等衛所官軍。千戶蔣鎮等一百六十餘人。永樂間調去遼東備禦。經久不代。支費甚難。宜令回原衛。

上命行在戶部官會議。皆以爲宜。惟宣府調赴遼東官軍不動。餘悉從之。令郎中王良都督毛翔專理屯種務臻成効。

景泰二年五月兵部尚書于謙等言。緣邊關隘環拱。京師請令各鎮守等官。及附近軍衛。遇警築應。易州築應紫荊關。眞定保定築應倒馬關。白羊口天壽山董花鎮有警。則

京師築應。廣昌及各關總會。宜選官軍三千。委都指揮一員。率往預備。鴈門關則令遊擊將軍石彪築應。其楊能原操官軍三千。宜別委將官統領。遇警令充遊擊將軍。相機築應。遼東甘肅延綏等處。亦宜行各鎮守等官。戒嚴守備。

詔從其議。

五年六月先是泰寧等衛都督僉事革干帖木兒等遣人上書。言往者也先令我三衛來擾邊方。近又召我三衛。聽彼驅役。切思我三衛人民。世受天朝大恩。不敢背逆。願附塞居住。爲中國藩籬。且乞大寧廢城及甲盾見賜。如有外侮。願備前驅。事下兵部。于謙等以爲三衛變詐不一。不可從。

上曰。三衛欲近邊住。從之恐別生釁端。不從又失夷人歸化之意。爾兵部會廷臣計議至當以聞。太保陽侯陳懋等言

中國之馭夷狄。在羈縻不絕。庶彼無繇起釁。而我得以自安。今朶顏等衛欲附塞居住。從違兩難。宜待使人回日。令譯者語以爾俗以圍獵爲生。近塞恐不便爾生業。且又天時炎熱。恐爾等致生疾疫。但

可去塞二百里外居住甲盾俱有如遇敵之時奏來給與如此庶可塞夷之情亦不失撫馭之道。

詔從之。

天順十一年七月朶顏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遼東總兵官都督同知歐信等奏三衛虜酋至邊援舊例乞開廣寧馬市事下兵部議此虜爲北虜滿都魯所驅離彼巢穴潛避近邊故欲求市易以濟其急宜令信等諭以不可且俾還故地。

上曰馬市久罷不許果彼爲北虜所迫暫令於近邊三四百里屯駐虜退即還故地。

十二年十二月整飭邊備兵部侍郎馬文升奏遼東都司帶管應募兵二千七百有奇廣寧操守應募兵一千八百有奇俱金復海蓋等衛餘丁今既廩食在官而募者亦陞授職役然不轄以衛所不籍其姓名他日逃故無從勾補乞令山東管糧參政僉事稽二處募兵本貫量遣所帶餘丁衆多者還助舊軍仍籍應募兵所并留餘丁分邊衛所隸遼東者以五百人編入撫順隸廣寧者以一千人增設一所餘則各照原募地方編入定遼東廣寧諸衛之軍所分有故一槩勾補庶軍有定伍人無

私役。事下兵部。請行山東管糧官。通閱所募之兵。原隸何衛分。其餘丁彼此貼助。仍視其原衛附近某境。隨宜分撥。而令隊長約束操守。其撫順缺軍數多。宜叅酌處畫。若廣寧右衛。應增一所。亦當議奏施行。儻正軍有故。隨營無丁。聽行原衛勾補。奏可。

馬文升言遼陽東山新添東州馬跟單清河鰜塲靉陽五堡。孤懸境外。距遼陽三四百里。山林深阻人跡罕到。其守塞軍士行糧。令海蓋諸衛餘丁轉運。每石費銀一兩之上。比於遼陽關支。任負凡五六日。方得至堡。遂有緣此他往者。況無民軍耕種客商報納。緩急無備。五堡馬步軍。共二千九百九十一名。除月糧外。人支行糧四斗五升。欲將近堡閒曠田地。每軍撥給五十畝。并牛價銀一兩。令其買牛且耕且守。一年之後。將所收子粒。准作行糧。其本衛月糧。米鈔中半兼支。雖目前費銀頗多。而一年所省行糧。足償其數。且所種餘糧。有願於本倉上納者。如例給銀。更圖別儲以備急用。此外遇有小警。量支行糧。事寧即止。如此則不勞輸運。邊用自給。事下兵部覆議。以爲所言爲耕守良法。宜

遼東三路分兵且有遼河爲界險設備多馬何能兵驅

行鎮巡總兵官審實無碍。一如所言。仍令撥給之外別有餘地。如例分給餘丁種納。則地無遺利。兵儲不虛矣。從之。

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illegible]此應援。切見遼陽迤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氷結則人馬可以通行。易於應援。或遇氷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倅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兩岸樹大木爲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至誤事。從之。

十三年正月。戶部議覆整飭邊儲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所奏事宜。一足衣食以恤官軍。謂近年遼東衛所官軍折色俸鈔。不足關支。間有關支大半。輒爛千貫。僅值銀一兩餘。若以月米計之。每石不過值銀一錢以上。不足養贍。又軍士歲例布衣布花之給。而海運不繼。妻子不免號寒。蓋因登州海船

數少。及運到又無官吏及時給散。欲於旅順口修金復蓋三衛庫房三十間。設立官吏。遇到即收。以俟給散。一均屯田以蘇困弊。謂遼東各衛近城膏腴田宅。多被衛所官員占種。却將累年放免充軍名下未蠲之糧。分派貧乏餘丁老幼。其富實餘丁官豪。仍舊私占。以致人無控訴。欲得巡撫督令分巡等官明白丈量。分撥屯種。其言俱可從。議入。悉命所司行之。

三月

勑兵部侍郎馬文升等往遼東招安建州三衛夷人時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陳鉞。同總兵官歐信等屢奏建州夷人犯邊。請益兵征討。有通事王英者。密說太監汪直曰。建州三衛係祖宗朝設立衛分。世受官賞。修職貢。豈肯背叛。止因近時侍郎馬文升奏准。差行人伴送。禁其買賣。心懷怨望故爾。且都御史陳鉞。不務招安。惟欲貪功生事。近聞執其報事及投降之人。禁錮凌虐。欲寘之死以爲功。甚失遠人心。宜請於上往彼撫諭。及體察鉞等所爲。革其情弊。英願備前驅。直喜。以聞。

上命太監懷恩等至閣下議其事學士萬安等立阻之曰直在京城尚動搖人心如此若令至邊境地陳鉞亦不能保全誠恐各邊巡撫總兵等官從此聞風皆各憂禍及無復能盡心防守之事矣必欲差官宜遣大臣恩等曰然其以其語復命

上乃勑文升并通事都指揮詹昇往

詔復開遼東馬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奏永樂間遼東馬市三處其一在開原城南關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東五里其一在廣寧城皆以待朶顏三衛夷人正統間因漏洩邊事以罷其二惟開原南關市獨存近者朶顏屢請開市

朝廷不許今朶顏窮迫潛結海西轉市于我而海西藉彼馬力數犯我邊甚爲非便若許復開則有以收朶顏之心撤海西之黨而

中國并受其利事下

廷臣會議報可仍下巡撫等官區畫事宜嚴革開市私弊

命巡按御史覺察之

勑兵部侍郎馬文升及贊理軍務右副都御史陳鉞等會議招撫夷寇先是文升奏臣偕大通事都指

揮詹昇招撫建州海西女直。已於四月終。招來建州左右二衛掌印都指揮脫羅卜花禿等一百九十五人。及被勦家屬指揮卯哈等四十八人。繼又招至建州衛掌印都指揮完者禿偕賊首趙得路等二十七人。俱以

勑諭撫慰。遣還。俾歸所掠。仍令入貢。然諸夷以不得大通事入境徧諭。尚懷疑懼。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詹昇見今與文升偕行。入虜。可否事難遥制得

旨。令文升等相度事勢。務在成功。適文升奏再至言五月間臣至開原。又招海西兀者等衛都督等官察安察等三百七十五人。亦以

勑諭慰撫遣之。彼言海西二百餘衛。若不得大通事入撫虜境。已再上章。而總兵巡撫等官。略無一語奏報。或恐謀議不協。卒難成功。宜

勑文升及鉞等會議可否行之。既報可。是日文升又奏虜冦擁衆從清河入境鈔掠。因言建州女直。叛服不常。往年以招降都督董山等而又殺之。已爲失信。近復搗其巢穴。暨殺無辜。故彼仇恨不服。變詐難信。招撫征討。伏俟處分。子俊等言今推誠撫

撫安爲主征討次之彼貪功僨事者可不戒與

安事將就緒若欲加兵則撫安成
命不足爲恩適足爲仇無以爲信況六月興師兵法
所忌宜令總兵巡撫等官按兵境上以戒不虞仍
與文升等協和定議以撫安爲主少蘇邊圉果有
深入爲寇方許征討奏上從之蓋是時陳鉞方欲
搗巢貪功而文升奉
勑招安故鉞違拗不協而文升爲所苦累有奏請也
十月總兵官英國公張懋等奏密雲古北口居庸
關等處邊關營堡被水衝塌欲調外衛秋班京操
軍士二千人協助修理但京軍士所以保衛
京師非有警急不遣況今邊報日至正宜操習以防
徵調宜就令邊軍并量起有司民丁應役事下兵
部言懋等所言固探本之論但關隘外接邊徼內
拱
畿甸陵寢所係甚重恐邊軍自防禦之外所餘無幾
而民丁亦因歲饑役重卒難徵發
上是之命仍摘遣京軍協助脩理
十六年戶部總理遼東糧儲郎中金廸奏遼東每
歲糧草以本部運送銀及開中引鹽於本處收糴
年豐銀一兩可糴四石歉則一石至於邊堡或止

八九斗者。用是收入數不及半。況又除豁無名屯糧五萬餘石。原係歲用額數。且又新添各墩守哨及脩築邊墻軍夫。一年支米共七萬石。此皆出於常額之外者。而運送銀未嘗加多。而各城堡馬草亦止官軍採取。積於野外。比以建州虜賊出沒。未得盤運入城。脫再有警。何以爲備。宜

勑該部增送或別爲措置。事下戶部。以爲遼東邊報未息。見選官軍五千員名操練。待報啓行。而儲積不多。誠如所慮。茲欲以賣鹽銀五萬兩。發於屯兵要地支糴。或相兼折與官軍買用。事寧兵止。則准作成化十八年之數。此外自十七年爲始。每歲額外添送銀二萬兩。年豐糧賤。則送如舊額。并兩淮及山東運司。見在額辦鹽課開中一十九萬引。內兩淮成化十五年。存積鹽四萬三千引。引米七斗。豆五斗。十年常股鹽九萬二千引。引米五斗。豆三斗。山東成化十五年鹽五萬五千引。引米一斗。豆二斗。召商上納。庶得有濟。疏入從之。然自兵興費耗糧餉。邊境騷然。有司愈難爲矣。

十七年二月築遼東鳳凰山等城堡。初朝鮮國使還。路經鳳凰山。爲建州野人所掠。奏乞以舊路以

南新開一路。以便往還。

詔下守臣議。至是巡撫遼東都御史王宗彝等奏鳳凰山前後。寇虜寇出沒要途。距遼東三百餘里。其間土地廣漠。舊無烽堠。請自山之東北至靉陽間築墩臺二十二座。距山之西北。一十五里。舊有古城遺址。於此築立一堡。名爲鳳凰城。屯駐軍馬一千。距城西六十里。曰叙烈站。築立一堡。名鎮寧堡。距站之西北六十里。曰新通遠堡之南。築立一堡。名寧夷堡。各屯駐軍馬五百以爲[illegible]鳳城聲援如此則自遼陽直抵朝鮮。烽堠聯絡。首尾相應。一以拒虜賊東南之竊掠。一以便朝鮮使臣往來。奏下兵部請改鎮寧堡爲鎮東。寧夷堡爲鎮夷。餘悉如奏從之。

二十年四月大通事楊銘等奏泰寧衛都督脫脫孛羅弟小尖台王上言。迤北虜酋克尖。遣人招降諸夷。及朶顏三衛都督阿兒乞台等。亦遣使察反等上書告急。言克失與小王子連和。約東行掠。其部落將大舉入寇。竊見朶顏三衛。爲東北藩籬。歲入

朝貢。熟知道路。向被虜酋也先。招爲鄉導。致有正統

已已之變。今如小失台王等所言。竊恐小夷合勢。倡亂難圖。況朶顏與小王子諸部。素爲仇敵。撫而用之。亦以夷攻夷之法。宜因其請。遣使撫諭。以息邊釁。事下兵部。謂銘等所言。皆爲國至計。但北因虜中逸歸人言。此虜實有乘秋入寇之謀。已嘗命將勒兵以待。兼

命尚書子俊往飭邊務。至於以夷攻夷。乃一時權宜。非凡兵常法。如唐借回紇兵以討安慶緒。終唐之世。受其恃功侵軼之禍。在所當鑒。其遣使出境招撫。向於十七年秋。亦因三衛被北虜協與連和。嘗擬議得

旨。止令鎮守邊臣撫諭之。今夷使察反等既來報事。宴賞宜加厚。及行遼東薊州山海等處守臣。如遇三衛夷人赴邊傳報夷情。及避難潛住者。宜倍加存恤。以固其效順之心。

上曰察反等加賞紵絲一表裏。撫諭三衛夷人。不必遣官。止

勑鎮守等官遣人賚與之。

五月嚴遼東馬市之禁。先是陳鉞爲都御史巡撫遼東奏聞馬市于開原廣寧二處。朶顏諸夷。每月

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至是鉞爲兵部尚書。懼罪及已。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爲中國之用。葢以結朶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馬市令參將及布按司官一人監之。有侵刻者重罪之。庶無激變之患

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六月都御史劉潺等連奏朶顏三衛爲虜酋那孩等率衆驅逐刼掠。各攜人畜入關避匿。事下兵部言三衛夷人實爲邊蔽。今其爲虜迫脇不已。不及時綏懷。恐失其內向之心。而堅其外附。請

勑遼東守臣。嚴爲戰守之備。仍遣譯諭三衛聽其暫駐近邊。虜退還收部落。勿爲虜所吞併。且俱賜之勑。俾知我綏懷之意。兼移文各邊咸知警備。芻糧不足。宜計處之。

上是其議。令潺愈備芻糧。賜朶顏三衛

勑。

七月兵部議上遼東都指揮使鄧鈺所奏備邊事宜。言自永樂中罷海運。後築邊墻於遼河之內。自

廣寧東抵開原七百餘里。若就遼迤西。徑抵廣寧不過四百里以七百里邊墩堡塞。移守四百里虜若入寇。彼此易於應援。及欲降

勑責諭朶顏三衛夷人。遠離邊墻三五百里駐牧。不如約者。聽邊將出兵撲滅。其言固皆有理。但邊墻築久。未可輕動。必相度地形時勢而後處之。其三衛夷人。爲我藩籬。比北虜不同。使加驅逐。則失其心。或事姑息。亦縱其惡。此在守臣制馭何如耳。如爲北虜追殺。不免聽其近墻避匿。無事諭令遠去住牧爲是。鈺又言召募軍士。已調撫順千戶所補伍。其餘衛所。欲皆就近補之。亦須酌量。使人心樂從可也。至言緣邊巡視守瞭官員。遇賊入境。即舉砲火。比之失於警報者。其情可矜。似宜免罪。但職守墩臺之人。正欲其登高遠望。使虜已至始覺。雖舉砲火。於事何益。今遽欲矜免。則凡偷惰者巧於規避。仍宜治之如律。

弘治六年二月巡按山東御史李善奏臣見遼東邊墻。正統二年始立。自後三衛夷人。假以放牧。潛入河套。間行剽掠。且邊墻阻遼河爲固。瀕河之地。延壘八百餘里。土脉鹻鹵。秋脩春頹。動費巨萬。夏

旱水淺。不及馬腹。冬寒水凍。如履平地。所在城堡。畏賊深入。遂將良田數千頃。棄而不佃。況道路低窪。每遇雨水。泥濘不通。儻開原有警。則錦義與廣寧之兵。不過遙望浩歎而已。臣詢之故老云。有陸行舊路。自廣寧抵開原約三百餘里。兼程不二日可到。地形高阜。土脉滋潤。有古顯州城池。遺址猶存。爲今之計。莫若開舊路。展築邊墻。起廣寧棊盤山。直抵開原平頂山。移分守八百里之兵。聚守三百里之地。以錦義爲西路。廣寧爲中路。遼陽爲東路。開原爲北路。四路聲勢相接。一路有警。則三路分投應援。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如是則暫勞永逸。而

九重無東顧之憂矣。疏奏。

命所司知之。

五月大通事指揮僉事王英言永樂間女直各衛授都督等官。令率所部爲

中國藩籬。比來各官不能約束。以致邊方多警。今後各衛掌印都督。若歷任無過。所部未嘗犯邊者。仍許襲原職。否則止令襲指揮使。別選衆所信服者陞都督。兵部覆奏以各官承襲已久。一旦革之去

恐啓釁端。此後海西建州三衛女直成化以後。陳乞陞者。指揮以下仍舊承襲。其都指揮以上至都督有故者。必審其部下無人犯邊子孫能繼志者。許其承襲。否則革去求陞之職。自左右都督以下。至都指揮僉事。各遞減一級。但曾求陞一次者。更不許陳乞。間有能嚴輯部落。還我虜掠。擒捕犯邊夷人。并歸我漢人之逋逃者。具奏陞賞。從之。

七年八月整飭薊州等處邊備都御史屠勳奏。故豬圈頭關平漫難守。關之北三里曰北水谷。南八里曰南水谷。成化中各因山增設二關。險要可守。但區畫未備。請於二關內加脩城垛。增立墩臺。摘守關官軍分守其中。因耕其隙地以足軍食。兵部覆奏從之。

八年七月兵部主事歐鉦勘驗密雲等處邊備事竣。因奏密雲逼近

京師。東西綿亘千有餘里。戍軍不過五千餘。而潮河一川。直衝境外。川口橫濶一百七十餘丈。使虜騎長驅而來。亦可慮之大者。宜預爲之圖。以遏虜衝。爲

京師屏蔽。請摘馬蘭燕河二邊官軍。各一千五百助

潮河川形勢爲密雲之險要故戍守宜嚴

密雲備禦仍堦設兵備副使以守之兵部會議謂事難懸度請

勑大臣一員往潮河相度議作石城且割密雲東路隸馬蘭谷戍守其東路兵則退守密雲并增設副使整飭兵備兼理永平諸衛屯田山東按察司帶俸從之

十二月兵部侍郎王宗彝奏臣奉命同工部左侍郎徐貫巡撫都御史屠勳按視潮河川形勢切見河口東西濶百七十餘丈地皆流沙土脉不堅水勢衝突城之不便惟宜增兵戍守川内古北口一帶見住軍馬數少近日雖奏撥京營官軍三千分番防守俱無盔甲器械且皆内地人不習戰鬬宜掣回京營而以附近營與密雲六衛京操官軍四千餘人代之又密雲一帶操守官軍三千無馬者三分之一其操練舍人四百餘俱無衣甲軍器請以附近州縣寄養馬一千匹并鄰近衛分見在軍器給之又響水谷以東直抵古北口一帶乃虜騎往來總會之地而墩座稀少請於内各添設大墩一每墩濶十二丈高三丈上置草屋下挑壕塹各遣諜者二十人分班瞭望其交代之日仍令官軍

百人護送。又黃花鎮操守官軍。亦皆京營調撥外衛輪班之數。交代常失期。請仍如先年例。撥長陵等三衛官軍三千人。於本鎮操守。免其赴京月糧隨衛關支。遇上班量口糧三斗。其外衛官軍給輪操京營者。仍退回原營操備。兵部覆奏謂宗彝等所言皆宜。惟營與諸衛官軍。宜止留二千于古北口防守。餘二千仍令京營操備。從之。

七月兵部奏。近自古北口虜賊寇抄之後。永平一帶。特有警報。至萬壽聖節。三衛夷人不入賀。恐與北虜合謀入寇。建昌三屯二營。兵馬雖多。去馬蘭谷燕河二營道遠。有警必須裨將領軍往來截殺。庶克有濟。況各邊總鎮處所。皆有副將及遊擊將軍。今永平比之各鎮尤重。請暫設遊擊將軍一員。常駐三屯燕河營山多平漫。非如馬蘭谷。有險可據。參將楊勝不能獨守。請添設協同一員常駐燕河。與楊勝同心共濟。其遊兵於三屯建昌二營揀選。俱待事寧之日。別議裁革從之。遂

命河南都司署指揮同知王果充永平等處遊擊將軍。金吾左衛指揮僉事白琮。協同楊勝分守燕河

營。兵部以泰寧福餘二衛。近不入貢。慮其與朶顏衛陰圖入寇。請

命薊州巡撫等官。選遊兵三千。委遊擊將軍暫駐建昌應援。仍留薊州遵化以東。各衛所操京官軍。暫住永平聽調。從之。

十一年十一月兵部會

廷臣覆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羅賢奏寧遠等處虜情。以爲自古治邊。守備爲上。攻取次之。乃朶顏等三衛虜人。背逆天道。犯我邊疆。固所當征。征之亦易。但各夷係我藩籬。況即今亦有在

得此一番開鑿潮河形勢倍有可觀

廷進貢者。比之背叛攻圍城堡者不同。若遽加征討。彼得其詞。啓釁益深。擊之非便。議上。從之。

十二月巡撫薊州都御史洪鍾奏潮河川去

京師僅二百里。居兩山間。廣約百餘丈。每夏秋間山水漲溢。則汪洋巨浸。水退則坦然平路。虜可擁衆而入。守臣往往欲置城鑿渠。以地皆流沙。難於疏鑿。而止。今相度地宜。請於本關之東三里許。第二第三兩寨之間。其山外高內低。約餘二丈。鑿爲兩渠。以殺水勢。復於口外斜砌石堰。使水繇川中行。仍於石堰之內築外關一座。以百人防守。使虜不

于居庸關設備

于紫荆關設備

得衝突。下兵部議。謂所言可行。從之。

十二年八月。巡按保定御史高銓奏。居庸關外。東西山隘口。各有人馬可通空闊處所。雖在隆慶左右懷來永寧四衛腹裏地方。然山南山北。道路相通。外口不密。賊入內地。人馬竝進。誰能爲備。請以隆慶衛原撥永寧備禦。及京操官軍二百五十人掣回。分撥各口協同守禦。又紫荆關之險。實被巨馬河界破。若賊據其地。我軍戰守。俱非所宜。惟有河北三里鋪地勢平展。可以駐劄。下視關城之內。强弱虛實。動靜起伏。纖悉莫掩。請即其地增築城堡一座。兼撥官軍戍守。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十四年四月初工科都給事中馬子聰等劾奏巡撫順天等府都御史洪鍾。於潮河川鑿山改水。其功難成。

上命錦衣衛千戶牟斌閱勘以聞。至是斌回奏謂如子聰等所言。

命工部趣令鍾用心督理。務底完成。以濟邊備。

五月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烜奏。都御史洪鍾建議脩潮河川功久不成。且今柏楂山。既以築墻。則川乃墻內。雖鑿之亦無大利。兵部覆奏亦言其勞

人費財。違衆歛怨。乞停之。

上曰。潮河川工程。既有前

旨。其不必停。

六月

命工部侍郎張達往勘潮河川工役

初海西兀者前衛都督都理吉次子尚古以舍人入貢。授指揮。後貢駱駝并歸被虜人口。求陞都督不許。止陞都指揮僉事。尚古怒去。恃狡猾絕不通貢。時入爲寇。仍率兵遮絕海西諸胡之入貢者。諸胡竝怨之。尚古後悔過。使五十騎叩邊歸款。守臣貪功。遣百戶至虜中招之。約爲求陞。尚古遂率五百騎入貢。至開原。守臣驗放。尚古等五十人赴京。泰寧衛都督猛革忒木兒聞之大怨。邊將謂尚古阻其貢。今反容入貢。遂入寇遼陽。既去。仍留書於邊。言諸胡所以侵犯者。實出於此。建州左右衛。亦各遣人來言。尚古若誅。則衆怨俱解。守臣因請誅尚古。或投之南荒以謝諸胡。兵部議謂尚古初使人至邊。意在服罪。以釋諸胡之忿。當時守臣。止應曉諭令回。俟至冬。入貢。不應擅遣人入境招之。以致諸胡不平。今尚古既入貢。又不可誅戮。若如所

請。恐結怨海西諸衛。更生他患。守臣不善爲謀。一至於此。請并行近所遣按事給事中等官查勘以聞。令守臣書諭猛革忒木兒等。許令改悔自新。并歸所虜人口以自贖。從之。

兵科都給事中屈伸等言。泰寧諸虜內附日久。受恩最深。一旦以尚古爲辭。大肆寇掠。殺虜軍民。攻陷屯堡。百年來所未有。今日問罪之師。當舉無疑。若以西事方殷。未遑東顧。但責守臣嚴兵積粟以爲備禦計。即如兵部議。欲省諭泰寧都督猛革忒木等。亦宜數其犯邊之罪。目云

二疏亦駁四左

朝廷震怒未已。宜速送被虜人口。爲自新之路。今兵部所擬。止稱糾衆犯邊。

朝廷天地之量。已往之罪。不復追究。臣等竊謂不然。中夏外夷。并包無外。固天地之量也。若外夷肆侮。荼毒生靈。天地之心。寧有恝然而不動者。今惟曰不復追究。誠恐德加而不懷。恩厚而愈驕。在我徒示怯弱之形。在彼亦無創艾之意。王者威攘之令。固如是乎。又稱若將所虜漢人送回。俱有重賞。臣等以爲漢人係泰寧諸胡。親行虜獲者。設若送回行賞。是前日之犯邊。不以爲罪。今日之歸俘。反以

爲功誨以爲盜之利啓其無賴之心王者懷柔之典固如是乎又詰問番文所言如瞎子一般彩著情繇復書與爾分別是又招尚古之故智也今泰寧已行侵犯又與尚古聲言入寇者不同若復爲彼分別恐諸夷觀望而起欲一一以副其意日亦不給也況泰寧進貢前此未聞阻絕所留番文得於風帳墻上眞僞未可知豈可輕信而遽行耶兵部覆奏請令遼東守臣不必遺書止于泰寧來邊互市者曉諭得實回奏從之

巡按山東御史車梁奏遼東海西并朶顏等三衛世受國恩正宜輯制諸胡爲我藩籬奈何禽獸之性變詐不常陽爲進貢陰實窺伺前來貢者尚未回而乃敢入境爲寇既又分駐塞外不退跡其所爲奸謀不淺今秋高馬肥恐猝有乘隙深入之舉不可不慮請拘留進貢夷人於廣寧爲質責其送回被虜人口或降

勅切責令彼革心向化仍戒飭鎮總分守等官嚴兵爲備來則出兵以戰退則收兵以守不許仍前怠忽以墮賊計且遼陽一城兵馬止四千有奇先因

按伏他處在城空虛致賊乘虛而入或別城有警人馬亦各不敷請照正統間百戶畢恭所奏事例令巡撫等官勾選各鎮操軍并自在安樂二州達官等戶內餘丁各三丁選一更撥一丁貼助父子馬步軍餘五十人爲隊大約原軍五千倍之合得一萬隨軍操練遇警策應有功一體陞賞其鎮守等官以下凡役占餘丁者抵罪此乃遼人所自願非抑勒而强使之者若通行各邊倣此勾考則不假金帛招募旬月之間可致數萬亦安攘之一策也兵部議謂來貢夷人義不可拘留請仍如本部近日奏處施行其選取餘丁之策可用請令開原三萬遼海諸處一體施行從之

十六年正月吏科給事中鄒文盛言朶顏三衛虜酋世受

國恩既爲藩籬顧乃犯我邊疆萬一諸夷效尤患且不測問罪之師不興備禦之策不講議者曰三衛作藩東鎮所以捍禦北虜率服東夷即有侵犯不優假以羈縻之恐致外患是言也彼固以之款我而我亦以此自誤夫北虜東寇則彼望風奔潰匿命於我邊墻彼自爲寇則糾結諸夷虜掠我人畜

倚三衛以禦北虜此要賞求市之說所自起矣

是不惟不能爲我藩籬。而且爲我仇讎矣。則是三衛者。果何恃乎。徒畏北虜之侵犯。而任三衛之刼掠。是猶芻牧之家。畏虎豹之食其牛羊。而畜豺狼以爲衛。不知虎豹未至。而牛羊半爲豺狼之食矣。道路咸曰。虜之爲患非一日。而我之受患。則有數失。曰征伐未行也。禁例太嚴也。應援不接也。關市失市也。邊墻不固也。兵食不足也。爲今之計。宜反其所爲。以征伐言之。虜雖逐水草以爲生。然各有巢穴。前屯賊巢。在鐵嶺川。寧遠賊巢。在虹螺山。錦義賊巢。在淩河。墨州上哨。廣寧賊巢。在老虎林。遼陽賊巢。在車輪坡。開原賊巢。在刀背上。各近邊墻百餘里。每至水凍草枯。人馬疲困。若於此時併力一征。其勢可勝乞

勑鎮巡等官招募義勇。勸借土兵。於廣寧等五路。各出軍馬五千。分爲五哨。再請京營神鎗手五千。分撥五路。擇人領之。而總兵則居中節制。先令諜者探之。乘其不備。各齎五日餱糧。攻其巢穴。河東兵馬。繇西北抄擊。河西兵馬。繇東北截殺。仍於師出之始。馳告東夷。謂今日之師。實以三衛背叛。恭行天討。於爾衆無預。則三衛震驚。東夷破膽。可以伸

天威而邊患息矣以禁例言之遼東邊禁誘殺襲殺撲殺掩殺者皆有罪固所以杜僥倖之功然犬羊之類信義難服乞少爲更張語諭三衛虜酋爾昔作我藩籬故許在邊住牧兼禁誘撲掩襲爾衆乃緣此爲奸乘機肆虐是自絕生成矣其自今遠遁不得在邊住牧但在百里之內悉聽官軍撲滅亦以此示廣寧等五路將官凡斬獲首級照例陞賞所得婦女生畜悉不追問則彼將不敢窺邊而易於守禦矣以應援言之虜騎奔突疾如風雨若非援兵連接何以濟事乞

勑鎮巡等官相度便益於邊堡會城適中之處創立營城如遼陽地方宜在柳條塞瀋陽地方宜在高墩屯其餘開原廣寧錦義寧遠前屯各擇要害之處創立營房量積糧草而以各城軍馬分爲兩班一班在城操練一班在營兵伏選官統領而分守等官往來提督城中與營城軍馬仍分番操備俱以半月爲期官軍月糧城中支七斗營城支三斗芻豆各隨所在支給則聲勢連絡遠近有備一遇有警舉營兵以救邊堡出城兵以接營兵不惟事勢便利而沿途荒地亦有恃而復得耕作矣以關

市言之遼東先年因三衛內附東夷效順故於廣寧開原奏立馬市交易當時虜酋輸款時以馬易鹽米彼得食用之物我得攻戰之具近賊虜狡黠不以堪用馬匹貨賣持以入市者惟榛松貂鼠瘦弱牛馬而已又有假此窺覘虛實者

中國罔利之徒與之結交甚至竊賣兵器洩漏軍情雖有監市分守等官勢不能禁竊聞虜所易鍋鏵出關後盡毀碎融液所得豆料專以飼馬其志可知又聞犯邊後以所掠銅銃等物貨賣東西諸酋以所掠男婦係縶至詭言於三衛所得邀其家屬

贖取官軍不惟不敢問而且餽以酒食米鹽之類借寇兵而資盜糧孰甚於此乞罷關市以賞彼米鹽給賜貧軍以餽彼酒食犒勞有功必得其死力如以設立既久不欲變更亦當嚴飭監市等官於夷人入關止許易賣鹽米不得私賣鐵器豆料舊例許五人十人共買鍋鏵一次其進貢夷人回有買鍋鏵者亦照此例若虜賊以所得人口器物不即投獻仍變賣求贖者許分守等官擒捕梟令中國之人有交通夷人盜賣軍器漏洩事情者依律處決則下不失利上不失威而虜亦莫我測矣以

邊墻言之。遼東邊墻。自山海關抵開原延亘二千餘里。河西一帶。隨山起築。多用石砌。廣寧以東地勢平衍。止可版築。其初根基既薄窄。後之脩者。不過因舊而已。且沿邊墩臺。亦多坍塌。或兩處三處併在一臺。官軍無險可守。瞭望不及。虜騎之來。漫無阻隔。至有虜掠出境而官軍未知者。切見沿邊野草繁茂。水土便益。甚利陶冶。若以歲役丁夫。燒磚脩砌邊墻。擇人任之。厚賞緩期。數年之後。沿邊可成金湯之固。乞以河西河東。增設兵備副使。或僉事一員。各照先定地方。督同分守備禦等官。相度道里遠近。地勢高卑。量工程之難易。定丁夫之多寡。聞窰燒磚運至墻所。一面脩補舊墻。以備防守。一面包砌新墻。以興工役。而兵備官員。親臨嚴督。待其成功。不次陞擢。仍令五路分工脩砌。除山谷深峻。不必脩砌者。不過千餘里。每路一年脩五十里。至六七年間可以成功。賊雖有强弓勁馬。亦將無所施矣。以兵食言之。遼東東連海西。北接三衛。

國初設二十五衛。梁充官軍。塡實行伍。因軍屯種。積聚倉糧。先年官軍十有九萬。近或逃回原籍。或潛

國初屯田之法書善盡矣自豪強隱占而此法大壞安得有大力者而清之

匿東山。或爲勢豪隱占。見在止有七萬之數。遼東米穀銀一錢可糴五六斗。或三四斗。近因兵荒。斗米直銀一錢。而軍士月糧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則止實米二斗五升。兵食不足。是以虜賊乘虛侵掠。乞遣御史一員。清理軍伍逃亡者。即爲行勾。潛匿者撫諭使還。隱占者許首免罪。其鎮巡等官。仍遵見例。招募土兵。清軍御史。仍會管糧郎中。清出近年迷失隱占屯地。使之耕種。管糧官會計各邊糧芻。務足主客兵二三年支用。官軍月糧。照時值增給。則兵食可足。而邊方有賴矣。

正德元年。給事中徐忱言。遼東開原中固鐵嶺懿路汎河蒲河等城。諸夷環繞。三面受敵。最爲衝要。備禦所守堡等官。責任甚重。凡受委至此者。慮禍求免。以致數更。或才不盡用。或用非其才。甚非邊土所宜。宜行守臣選用謀勇。往當其任。如軍政事例。五年通考。稽其功過。以定賞罰。從之。

三年七月。巡撫遼東贊理軍務左僉都御史劉巘奏。遼東地方。山海阻隔。舟楫不通。原無民運。止有屯糧。每年所入。止足歲用三分之一。今倉庫空虛。軍士缺食。查得所屬二十五衛。衛有鹽場。每年例

該煎鹽三百八十五萬六千四百三十斤給軍食用但鹽場去衛頗遠運送甚艱欲自正德四年爲始每年鹽課通收在場召商市買所得價銀俱聽管糧郎中召商糴買糧料以備官軍月糧如此則邊儲有助而鹽課不至虛費戶部覆奏從之仍命陞嶽一級

賜勑獎勵且令事有可興革者其悉以聞

十年五月巡關御史張鰲山陳邊防事宜一立重鎮永平等處鎮守巡撫總兵官各住一方兵分勢寡出令不一而遵化一城東西適中請併治於此

仍於腹裡地方移兵數萬屯營操備一併提調沿邊關營各有提調者關主戰守營主操練緩急不相援宜將董家口等關五重安營分割東屬提調指揮竇濟西屬提調指揮陸繼宗以便策應一增副將密雲北去古北口關各百里西去黃花鎮百五十里遇警應援不能及惟石匣營爲適中請添設副總兵一員選本處人馬一千腹裡三千駐劄操備仍於古北口添設守備指揮一員總理潮河新舊口等三營及密雲兩衛操練備禦一備職官沿邊管事軍官逃亡事故及各衛所官往往假托

軍政取回。不及原額之半。官事多攝。在京衛所。冗官甚多。請自今凡京衛武職襲替。訪其堪任邊事。及願告外衛者。選除與營密雲等衛。以便委用。各衛官軍。考選軍政。原在邊關者。不許取回。一遠駐牧。沿邊關寨駐牧達子。叩關索乞鹽米。而架砲夜不收反出其外。駐牧日久。漸習華風。熟知要害。爲患非輕。宜令駐牧于架砲之外。其索鹽米。立爲定限。或有侵犯。則邊墻之外。架砲之內。許我軍躡追。兵部覆議。備職官。遠駐牧。二事可從。仍以京衛軍職有罪者調補。餘三事。下提督鎮巡等官議。於是提督侍郎陳玉等議以鎮巡等官。併治遵化便宜廣舊城及調保定等衛軍屯駐關營宜嚴應援之命提調不可併。密雲副總兵不必添。古北口宜令叅將防禦。石匣營及潮河川營。益以兵千人亦便兵部乃復會官議。皆曰紫荊諸關隘防守尚缺。保定等衛兵不可輕調。石匣等營亦無見兵可益。廣遵化城宜俟年豐徐議之。

詔如兵部議。

嘉靖九年六月。管糧郎中康河言。本鎮食糧官軍四萬二千有奇。每年上半年給本色。下半年給折

色。其折色。每石銀四錢五分。此舊制也。後因本色不足。部議該支本色月分。偶遇無糧。每石折銀六錢五分。其折色月分。仍舊。蓋以春夏米貴秋冬米賤。故調停其間。第近米各處解運愆期。或上半年應放本色月分。倉無儲粟。則增銀以放折色。總計六箇月。共增銀四萬二千餘兩。或下半年該支折色月分。庫無儲鏹。反將本色糧米一石。止抵銀四錢五分。放支顛倒。費用良爲可惜。即今七月以後該放折色。而本鎮見在庫銀。止一萬二十餘兩。不足一月之用。及查山東河南等處。每歲坐派本鎮遮洋海運本色糧一十萬石。折色銀一十萬四千一餘兩。原四五月間銀米一併解納。緣本色有監兌主事。及期督運。其折色往往稽遲。如去歲河南延至九月。山東至十二月。可鑒也。乞

勅該部咨行各巡撫嚴督所屬。於本鎮折色銀兩。務及七月以裏。悉數輸解。以年分責令續差監兌主事無分本折。一併督催起運。方許還京。庶使本鎮得以依期給放。不至顛倒本折。則一歲可省銀四萬二千餘兩。其于國計不爲無補。疏下戶部請悉如河議。報可。

十二年正月巡按直隸御史聞人詮言居庸以東密雲諸鎮與朶顏三衛僅隔一山密邇

以地予三衛夷人此失着也

京師陵寢永樂中以三衛夷人恭順徙大寧都司保定以其地予之使爲外藩東捍女直北捍蒙古乃自正統巳巳之後漸生關節正德間把兒孫遂敢率衆犯順東邊大被其害曩者巡撫汪玉總兵馬永總略有方邊患稍息近因鎮巡非人以致寇虐滋甚臣往來巡歷根究利弊大段密雲四鎮之患有二其大則將領之無紀其次則戍守之乏人耳夫總兵統叅將叅將統守備此將紀也建昌守備本屬燕河叅將乃自謂領勑將官不服鈐束巳改爲遊擊輙又自稱曰我遊兵也止聽部符徵調而地方之責任去矣黃花鎮守備亦當屬密雲叅將乃使各自爲統以致大水峪關點寇屢入彼此皆諉之非其分境不爲防守此何說也且爲叅將者又每無禮於總兵是以四鎮離心三軍奪氣僨事喪師職此之故臣請東自山海諸關西至黃花一鎮悉聽總兵節制使大綱有統以建昌遊擊復爲守備仍屬之於燕河以黃花鎮視建昌例而屬之密雲則上下相聯臂指之勢

順矣。至于密雲兵備。徙居薊城非宜。請令復回本城以便控禦。如是則文武有制。軍民有統。而將臣之無紀。非所患矣。戍守之役。非土著。不能知地里之險易。非恒業。不能爲固守之深謀。今黃花鎮渤海所最稱要害。而老家軍士。不過一二百人。雖議班軍更守。曾無固志。建昌一營。則又舊倚宦官爲鎮守。習成驕悍。迄今不服撫臣處分。實爲隱憂。臣請審處黃花渤海二地之戍兵。或選七陵班軍一千。諭以利害。豐其廩積。給地以便其耕牧。營室以安其居處。使于衛所老軍。協同防禦。又以天津河間六衛班軍。歲解免操銀二千餘兩。爲本鎮新舊諸軍衣甲器械之需。策之上也。或將密雲與營諸衛軍士。以次改撥。或廣募勇士。務滿千人。策之次也。建昌一營軍士。既復其主將爲守備。則其軍亦均有守備之責。使之更番按伏。量給田廬。然後順其情而制之。可以漸消其獷悍之習。不患戍守之乏人矣。至于各邊夜不收墩軍。往往爲虜鄉導。宜繩以重法。而優賞其哨瞭有功者。其寇邊及喜峰口悖逆熟夷。尤宜特降綸音。責諭三衛都督。禁戢勦除。果立有顯功送回掠

去人口者。分別陞賞。即今密雲入寇諸酋屯聚石塘嶺外者。部落無幾耳。誠諭三衛諸夷內外夾攻覆其巢穴。亦一快也。但團營兵將。無濟緩急。萬全之謀。非可嘗試耳。夫當甚壞極敝之餘。必須大爲更張振作之舉。臣請別設提督大臣。專理營務。使之協同內外。提督日逐團練營兵。以習武勇。會同科道按季考選官將。以黜陟賞罰。卒不服習。則罪歸提督。將非才賢。則連坐科道。庶幾法嚴人畏。而寇不足患矣。

四月。提督東官廳總兵官張輗上言。臣頃奉

勑縊兵赴薊鎮勦寇。見得薊州一鎮。分爲四路。雖俱根本藩屏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海所天壽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爲要害而本路關口數多。地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元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日三衛乘隙竊發。道路益闢。萬一勾煽北虜。擁衆深入。即徵調人馬策應。恐緩不及事。臣親歷其地。實所寒心。願及今無事時預飭禦防。計謹條上便宜六事。一補闕伍。一選丁壯。一增墩臺。一嚴哨探。一併村落。一穿窖坑。兵部

覆其言可行惟召補一事宜下守臣議奏從之

十六年三月

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口

二十年九月總督薊州軍務右侍郎胡守正條上邊事謂本鎮軍民兵多耗減宜通核原額其逃故者取壯丁補役每兵量給軍器資銀二兩察遊把總官不職者聽糾察易置石匣營去潮河川墻子嶺諸處地俱適中最爲要害宜分撥建昌等營兵二千五百人付新設遊擊吳尚賢駐守應援自黃花鎮至山海關諸險隘與喜峰口來遠樓俱宜大加脩葺請再發馬價銀萬兩濟之兵部議覆

上允其請守中復奏朶顏三衛夷情叵測革蘭台饒勇絕倫今雖通貢乃私與北虜和親廣招達子數萬沿邊搶掠況密雲一帶路口甚多去小王子駐牧僅一二日程恐一旦勾引入寇聞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故有來遠樓一座上可容萬人水衝未葺各夷過之曰一樓尚不能脩豈能調兵伐我臣已脩葺此樓及各夷各冬貢時臣願以身臨邊召集樓下宣諭威德使知畏懷請特頒綵段布疋以充犒賞下禮部議今革蘭台等補貢

既
赦後期之誅復加殊格之賞各夷感悅此舉出自邊
臣行之猶恐後遂爲例若以
欽降解送出關長驕驁之習滋貪得之望犬羊無厭
將執爲歲例適足啓釁不若令守中會巡按官從
宜置辦後不爲例從之。
二十四年正月初兵部尚書戴金言紫荊密雲係
國門之藩屏而宣大偏關又爲紫荊密雲之捍衛
蓋天設重關以限制夷虜若假以人力脩補必成
不可犯之險乞
勅一重臣親往紫荊等處相度關隘亟爲修築其修
宣大偏關亦
勅總兵官趙卿總督侍郎翁萬達議處具聞。
上從之命兵部右侍郎路迎兼右僉都御史以往三
月兵部覆順天都御史郭宗皐奏薊州比鄰三衛
西接宣府往年開平失守即爲北虜巢古北口一
帶係通開平舊路相離不遠繇獨石四海冶則犯
密雲繇青山則犯喜峰等口故虜一東向薊州即
當戒嚴宜令宣府守臣遠爲偵探或見虜有東意
輒飛檄傳報使得先事設防又密雲視諸路最要

害。當以重兵備之。乞簡馬蘭峪太平寨燕河營三路官軍千人。先期訓練。至五月後。遊擊官統本營士馬先赴密雲。及石匣等處駐劄。有警則總兵官身領三屯營士馬。亦赴其地。而前所簡馬蘭谷等處兵。專委才官領之。以爲三路聲援。功罪照例賞罰。叅將等官。俱令各守信地。則密雲有備。而諸路亦恃以無恐矣。議入從之。

六月。巡撫薊州都御史郭宗皐言。邊牆之設。乃一鎮藩籬。而城堡則其家室也。未有藩籬不固。而能保其家室者。今本鎮防守之法。但嚴于城堡。而疎于邊牆。殊非慎固之策。自今請定爲法例。每年自五六月始至十月止。撫鎮官各嚴督官軍于邊關要地。畫界分守。有仍前怠廢者。罪坐主將不固守律。報可。　兵部覆。巡撫薊州都御史郭宗皐所陳邊務。一薊州爲

京師左輔。密雲之右。古北口一帶。可以直達開平。黃花鎮拱護

陵寢最稱要地。潮河川可容萬馬。尤爲虜衝。計得主客兵馬三萬六千餘。簡其精騎以爲戰鋒。餘皆分守隘口。庶保無虞。一密雲一路兵馬。僅計萬有八

邊事爲權宜之術人是脗規

百宜於各處調取。仍量調京營人馬二枝。相兼防守。一薊州東路建昌等處。雖臨朶顏三衛營堡聯絡。尚可防守。西路密雲等處。直通開平邊外。兵力單弱。尤當虜衝。往年酌量緩急。移東補西。以爲權宜之術。今東路往往失事。似難全調。宜於有警之時。令總兵官率官軍千人往西合守。餘皆存留東路築應。一本鎮先次奏准預定京營兵馬一枝。同三屯營全軍協守密雲。今在彼者。不可全補。則在此者。似當量增。宜調京營人馬二枝。往順義懷柔等駐劄操練。以備密雲居庸。及迤東三路築應。一兵無統紀則亂。自今京營將領。宜聽巡撫節制。戰守事宜。宜與副總兵共議行之。一將本鎮關營人馬。分別騎步。或專防守。或專築應。各令審勢相機合謀協力以禦虜患。一長哨夜不收。往往偵伺失實。宜令出哨者。刷石刻爲信。使不敢欺。而又懸賞罰之責。有偵報不爽者。賞視擒斬例。遇害者。優恤陣亡例。而欺誑敗事者。亦律以軍法不貸。一虜所經入之地。宜廣置橫木。及掘阱設伏以遏其衝。一給召募家丁馬匹。以備伏截。一戰守隨時。各將領不得泥於成說。以失機宜。疏入

上皆是之令即盡心舉行毋怠

七月巡撫順天都御史郭宗皐奏居庸關白羊口一帶甚爲要害而兵力寡弱勢不得不資徵調今建昌營遊兵見駐密雲三屯營之兵候有警報亦走密雲又有京營兵馬二枝擬在順義懷柔駐劄脫居庸有急必待兵部奏調恐緩不及事請預擬借調之法如居庸白羊警急則量調建昌三屯等處兵馬協助密雲警急則駐劄居庸京兵亦聽調發又總兵統馭軍士有不用命者法律即軍中斬之令居庸無總兵官人心何所警懼總乞裁定疏下兵部謂撥調宜允所請軍士即聽宗皐節制但據總兵官許國言居庸紫荊地勢險阻不利用馬而利步兵兩關防守參將各宜撥馬軍五百步軍二千五百以足三千之數因地用兵亦合機宜得旨兩關防禦馬軍仍足一千二百之數統兵將官雖各守信地仍須量勢緩急互相策應不得自分彼此致悞事宜餘悉如議

二十五年二月薊州巡撫郭宗皐奏所轄牆子嶺地蟃蜒請於遙橋峪增巡墩及管夜不收官各一其官多軍少若桃兒衝寨可併入軟垛子關窰子

谷寨。可併入師坡谷寨。孤懸難守。若井兒谷寨。可併入大安口關。小平安寨。可併入黃崖口關。遺下守寨官員。回衛別用。報可。宗臯又言大水峪地平衝宜用騎。而舊遣建昌營遊兵五百人戍之。勢分力單。若山海所山勢險峻。不可騎。而有騎士三百。乞遣振武營步卒三百。常屯渤海。而以渤海騎士移駐大小峪。其建昌營按伏遊兵五百人。制回在營操練。遇警調發。庶三處調停適宜。事體稱便

上從其議。第言常川按伏。未有止期。其熟計以聞。宗臯言大水峪渤海所委俱虜衝。自有按伏以來。俱鮮失事。惟石塘嶺亦然。宜照常防禦。候夷情寧帖。連石塘嶺屯戍。一併掣放。從之。

五月刑科給事中諸葛峴奏薊州喜峰口潮河川諸路。逼近陵寢。密邇京師。而密雲營堡稀疏。應援不及。乞照例仍遣總督大臣一人。委之經略密雲。添設遊擊一員。專備築應。兵部議覆薊州一鎮設副總者二。又令宣大總備十有二。又令宣大總督量調遊兵一二枝。以備天壽山之援。修理關隘。以遏喜峰山海之衝。分布

京營士馬。于兩關諸處按伏。山東河南鎗手。於涿州等處築應。略已周矣。今宜大偏保四鎮。設有總督。延寧甘固四鎮。亦設有總督。而薊小偏止是一鎮。既有巡撫。又設總督。使平居權有所分。臨警責有所諉。殊非政體。惟密雲可加遊擊一人。令於東西官廳聽征叅將。相爲表裏。待秋防事畢更議。

上從部議。以防虜事責專成巡撫郭宗皐。既有京營聽征叅將。遊擊不必設。

二十七年正月。薊州撫按孫應魁等奏。薊州爲京師北門重鎮。而密雲一路。逼近陵寢。備禦尤所當先。今其東雖有建昌遊兵。然每遇西警。輒取調駐。密雲兵少備多。非萬全計。益宜募兵三千騎。置之建昌營。以備往來應援。而於石匣營築城置戍。添設遊擊一員守之。疏入報可。

二十八年四月。兵部覆左侍郎范總經略潮河川居庸關等處事宜。一潮河規自先朝重關。密戍防禦甚備。宜於古道門外。蜂窩嶺增墩臺一座爲外屏。濬墩設橋以防衝突。川之西南兩山對處。各設敵臺以控中流。分內寨戍兵爲兩班。番直鎮夷東西要害。更於龍王師坡二寨之中。

加敵臺三座。設卒戍之。一薊州邊鎮。宜於五里剗車嶺井連口慕田谷等地。各設墩臺。惡谷紅土谷香爐石等地。各斬崖塹。若居庸關外諸口。在宣府視爲內地。在居庸則爲邊藩。是以彼此推調。令宜以本關東路諸口。令居庸諸將領分脩。遇警互相策援。一居庸東中北三路諸隘正城女牆墩臺鋪舍。亟宜修創。請發

帑銀及馬價給之。一潮河川提調名位稍輕。宜加爲守備。選所轄諸營卒百人隸之。白馬關石塘嶺各提調官。亦選所轄諸軍卒三百人隸之。神堂并連二口。選委能將。各募勁卒百五十人戍之。以固本川之守。又增副將於居庸關。領天壽山黃花鎮。以及鎮邊城一路官軍督練。及秋赴關隘險。以固居庸之守。改橫嶺把總爲守備。分以白羊戍卒百人以備懷來之路。一古北口迤西。并居庸關等處步軍缺伍甚衆。令轄其要所當急補額軍五千一百六十人。增置新軍二千三百九十五人。額軍糧有定籍。然今多應募。宜視新軍人給房舍衣鞋銀四兩。通計銀三萬三百二十兩。請以太僕寺馬價給之。其器械糧賞。趣令戶工二部督發。一京外衛所

官軍。番戍黃花鎮者。每爲將領所苦多逃避。宜勑撫臣嚴督領班官將體卹。又議紫荊倒馬龍泉等關經略事宜。一諸關內地。當視緩急。設險爲守。如紫荊關之桑谷口等處。倒馬關之中窯峪等處。龍泉關之陡石嶺等處。宜脩創城垣。及故關之白灰溝等地。宜增設敵樓營舍。一紫荊倒馬二關。遠隔聲援。自廣昌而東十餘里。爲浮圖峪。二十餘里。爲插箭嶺。實二關之衝。宜移紫荊參將於浮圖峪。遇警則營石門。移倒馬參將於插箭嶺。遇警則營杜家庄。俾保定副總兵時駐紫荊。居中應援。其故關龍泉近置參將。宜罷去之。分所部士馬於各邊城以備內外之援。一紫荊倒馬二關常戍之兵。及保定河間班軍。介冑不備。宜每關量給鎧甲戎器以壯軍容。且本關之守。西北爲急。而東南爲緩。宜撤東南之卒。以厚其防。一新改常屯白石之兵。舊皆茂山衛番上京操之數。向因防秋留戍。例有行糧自改常屯。遂罷其給。今宜令其分番戍守。自七月至十月在關戍守。仍給行糧。餘月歸伍罷給。一阜平縣之次溝村。南接龍泉。東連倒馬。中有銀鑛。愚民哨聚爲亂。宜創設次溝巡檢。不時稽察。議入悉

從之。總又言山海關古北口經略事宜。一薊鎮所轄燕河營太平寨馬蘭谷密雲四路，舊議修築工竣者。計三千二百二十七丈有奇。新度要害當修者。自山海關抵南海口。計四百六十九丈有奇。宜設敵臺四。墩臺四。敵樓一。營房十二。約工費銀一千八百兩有奇。請下撫臣括諸臣司贖鍰以備修邊者給之。一薊邊隔千里。應援不便。今請移建昌遊擊於山海關。以石門等四寨官軍一千五百九人隸之。以備調援。一三屯燕河太平馬蘭四營。共缺軍五百七十七人。請給

帑銀募足。馬匹缺額過半。請撥寄養馬匹補充。一諸路緩急。以密雲之分守爲最。各關要害。以密雲之迤西諸口爲最。若燕河之冷口。馬蘭之黃崖。太平之榆林嶺擦崖子。皆所急也。宜飭撫鎮督諸將領。分各營士馬。兼側近按伏之兵。迭爲戰守。又諸路提調。舊無部兵。請選各營尖兒手三百人屬之。以備守援。其分地稍近者併省之。墩軍砲軍。當合力爲守。兵部覆建昌營屯住已久。一旦移置。恐拂人心。石門諸寨兵。亦不宜分。莫若增置能將一員於山海關。募軍三千屯住。聽薊遼撫臣調度。以援燕

河。更遣舍餘及山海衛正軍共五百人屬守備。以固城池。所缺軍騎。發太僕寺馬價銀三萬五千八十兩。付之募軍。撥側近州邑寄馬匹如其軍數。其將領分守者。畫地堵遏。遊擊往來馳突。總兵官居中調度各守信地。毋假按伏及邏家將。以冒行糧。至論併省提調之員。合墩軍砲軍之守。請下守臣議覆從之。

六月保定巡撫都御史商大節言。保定雖稱腹裏。實切邊藩。比各省以保定兵勇可用。相繼奏請。本兵乃議以防守漢達官兵。選爲四枝。一發宣府備虜。一駐涿州以應居庸。一駐通州以應遼左。復選三百教射于遼陽。本鎮僅餘一枝。遇警將何所恃。臣以宣府接境。調援爲宜。居庸密邇。有急可赴。若遼東則相去頗遠。雖援無及矣。莫若撤通涿二州及遼東教射之士。歸之本鎮。兵部議覆。今日虜患薊州急。保定緩。故議者擬調保定兵駐通涿爲東方聲援。今遼左既增兵將教射之卒。度已掣還。其通戍兵預宜選練。俟秋議請徵調。毋或二三以重觀望。

上從部議。

七月巡關御史姚一元言薊鎮軍額十減四五皆因撫賞三衛貢夷科索爲累往者入貢有時撫賞止喜峰口一路所與不過米鹽今所在有不時之擾益以牛羊筵幣歲用銀萬四千兩有奇關將無所措則取之軍軍貧不勝求輒亡去戶部之帑銀既不可擅支巡撫之錢糧又無從措處失今不爲之所恐左輔邊事日益非矣臣按山海關先年開放馬匹每歲抽稅金數千供薊遼軍費乃自昨年罷革人情頗稱不便夫遼素產馬兼之馬市所易類貨之

中國若復馬市之舊取其稅以給撫賞不足或量發帑銀及扣薊鎮糧銀以繼之且與諸夷定爲約束其貢不以時入非其地者靳勿納兵部覆言國初屬夷歲再貢撫賞僅三四百金皆取給景忠山香課今歲費無慮數十倍前項香課未審有無存費宜下撫按官勾較并會計山海關馬稅與革利便仍嚴禁邊將朘削軍士者近來三衛諸夷沿邊乞討乘隙殺掠甚且陽順陰逆勾引北虜皆繇諸關撫賞大褻威防不立而典邊者又藉口于掩捕誘襲之禁彼此顧忌先後因仍是啓戎心漸釀內患乞

行邊鎮。申諭入貢諸夷。今後務恪遵貢期。祇在一
關聽撫。如仍前不奉約束。許邊臣閉關以絕之。
詔從其議。
三十年正月兵部議調班軍三萬赴薊州脩邊咸
寧侯仇鸞言軍士疲憊。不宜借役。請已之。
上曰班軍及各府人夫。俱不許調用。第令本鎮量爲
修築。亦不許妄致勞費。朕見各鎮脩邊往往告成
乃卒無一處可濟。其各練兵蓄銳用圖實效。已而
兵部左侍郎史道言往歲虜薄郊圻。祇緣薊州邊
關失守。今不乘時修築。使虜復得馳騁。深入震驚

內地。誰任其咎。夫邊關限夷虜。亦不爲無功。第忽
於脩者之苟完。而怠於守者之失職。故往往不得
其濟。若以爲無益而遂舍之。此何異因噎而費食
一也。臣竊謂班軍誠不可調。而借役各府原派人夫
似亦一時濟變之計。
上乃令總督都御史何棟等相度關隘。亟爲修築。
二月先是咸寧侯仇鸞言泰寧福餘二衛夷人。畏
虜徙避夾牆。宜撫回原衛住牧。如果寡弱不能自
立。憚歸故土。亦當計處安插。并經略所遺原衛地
方。毋令北虜侵據。有

旨令總督侍郎何棟會遼東撫鎮官從長計處以聞。
至是棟等議報朶顏泰寧福餘三衛夷人國初各
有分地。朶顏出山海關以西。古北口以東。薊州邊
外住牧。泰寧在廣寧境外。福餘在開原境外。遼河
左右住牧。數年前北虜小王子打來孫一部。侵駐
三岔河。泰寧夷人屢與讎殺。間避入夾牆。今已久
復故地。三衛頭目都督等官。每歲自喜峰口入貢
如常。初未告急。其遼東屬夷告虜患者。多係二衛
部落。夷性隨水艸遷徙無常。非可安插。第節年遭
虜屠掠。終不外附。宜加撫處。令其據誠圖報。禦虜

有功者。計奏請陞賞如朶顏例。則遠人安而邊方
有賴矣得
旨各夷既漸復故地。仍再撫處。令其禦虜報效有功。
奏請陞賞。
三十一年二月總督薊遼都御史何棟議分薊鎮
爲八區。區各一參將領之。因上所轄領及關塞營
堡主客兵馬之數。兵部覆如議。其第一區山海關
控扼海洎倭番。驗詰高麗女直諸夷入貢。特爲重
地。舊有軍三千。一遊擊領之。後移石門寨。今宜復
設以策應燕河。及聽遼薊調用。各區主兵不足。則

取之兩關御史所關各衛軍。客兵不足。則總督臨
取之防秋士馬。
詔悉從之
五月兵部尚書許論言薊鎮外鄰大虜。內護
京師陵寢。其形勢與他鎮異然而他鎮皆設有重關。
如大同之三邊。陝西之固原。邊。宣府之長安嶺。延
綏之夾牆皆據重險而
都城根本之地獨無。虜一入邊。即闖其門戶。漫無限
隔。臣早夜思之。惟渤海所之南。山陵之北與蘇家
口實爲阨塞之所。自此直抵張家灣。凡一百一十
里。內張家灣至通州北塞雛村四十里有白河。水
深沒馬。可據爲守。惟塞雛村至蘇家口七十里。地
形平漫。最爲虜衝若密築敵臺界之以牆。各設兵
守之令提督官率所部邊兵。與京兵分營其地。庶
幾可以夾制。即虜潰邊而入。必不至如往年直薄
都城也疏入
上命廷臣集議。又命撫按官相其地之所宜。僉議皆
同。
詔允行之
三十七年六月總督薊遼侍郎王忬奏遼東三面

直虜。惟西南隅山海一關通道
京師。即今歲比大祲。斗米至價銀八錢。民飢死者十
八九。議賑議蠲。別無良策。臣謹按山東遼東舊爲
一省。近雖隔絕海道。然金州登萊南北兩岸間。漁
販往來。動以千艘。官吏不能盡詰。莫若因其勢而
導之。明開海禁。使山東之粟。可以方舟而下。此亦
救荒一奇也。又言宜大遼東。俱係
京師支輔。乞照例空運通倉米給軍。
上皆從之。既而給事中許從龍因請就海道以行空
運。或將天津倉糧。從黑洋河一帶。抵昌黎登岸。達
山海關。或將登萊等處起運錢糧。量發近海民船
從沙門島一帶抵金州。達遼陽。此可省陸輓之勞
官民兩便。下戶部議行。彼處海道官核實計處以
聞。

乙巳更

命遼東苑馬寺卿。住劄金州。給放各島商船。不得抽
稅。從都御史王忬及御史周斯盛疏通海禁議也。
楊博言薊鎮以守城爲主。用步宜多。用馬宜少。其
宜大入衛遊兵三營。每營止用馬兵五百。以備追
逐。其餘二千五百。盡用步兵。請

勑各守巡官。精選驍健。每營務三千。如法操演。聽候
徵調多餘馬匹。暫收別營。候軍還仍歸原伍。從之
楊博言薊遼二鎮。唇齒相依。每秋彼此警報。緩急
互異。今宜令遼東總兵官楊照於七月以後。統領
勁兵。移駐前屯一帶。一遇石門燕河二區有警。徑
自入城應援。至於灤西黃花一帶。極當虜衝。昌平
居庸。所係尤重。仍當嚴行宣府總兵官李賢。亦於
秋期移駐懷隆。整兵待援。如遇灤西有警。馳入居
庸。會合薊兵。併力勦截。疏入報可。
四十年八月

上命大學士嚴嵩等曰。自博入朕每慮邊務。今秋恐
有擾者。其語博早定策以遏之。於是兵部尚書楊
博上守禦機宜。略曰。今之九邊。大率以薊鎮爲重。
蓋腹心既安。四肢自無可虞。今虜止是永邵保兀
慎擺腰三部兵寇大同鎮川堡。而其酋俺答黃台
吉把都兒及土蠻等。潛形不露。竊恐其謀窺薊鎮。
伏承
宸慮。臣謹以六事獻。一請
勑邊臣逐大同之寇。堅壁清野。以固其守。設伏出奇。
以挫其鋒。分精兵以搗其巢。簡惡少以邀其馬。使

賊不得近薊鎮。一禦賊必先獨石哨探。所謂薊鎮得情獨石得其形也宜令宣大邊臣偵實馳報。預備之於黃花古北等處。一薊鎮各區兵備官。一切兵糧事宜。悉聽其區處。督撫官不得搖制。仍定擬賞罰以勵人心。一昌平居庸黃花鎮三區。與宣府懷來延慶永寧四海冶。相爲脣齒。宣大總督每當秋近移駐懷來。正爲南山之備。但事在兩鎮。未免自分彼此。宜令相機策應。但使虜馬不得入關。即爲首功。一薊鎮主客兵糧。屢稱缺乏。宜即時給發。一燕河冷口一帶。逼近遼東。督撫官隔遠。調度不及。宜責之遼東兵將。聞警星夜赴援。不必候調疏入。

上以所奏事宜。悉允施行。

九月郎中許汝驥自薊鎮閱兵還

上言薊鎮西以居庸爲內戶。而宣府其外門也。恃懷來四海冶以爲之蔽。東以山海爲內戶。而遼東其外門也。恃前屯寧遠以爲之蔽。今屯戍一空。止恃叛服不常之屬夷。而欲以控制強虜。其可得乎。臣竊考薊鎮之軍有三。繼補之軍以丁繼丁。多脫籍而鮮實。召補之軍以人代役。率散渙而易離。新募

之軍設法充數多驕惰而難用軍之名目日衆奸弊日滋此所以愈補而愈不充也先是郎中唐順之徐善慶僉謂選將練兵可以禦虜其說既施行矣而成效未睹其弊蓋有六焉將官私役賣閒弊一精卒健馬多選爲大將親軍獨遺老弱守邊弊二科歛無術弊三廢閒將官冗食皆取之軍弊四屬吏挾賞無厭弊五給餉不時弊六此所以屢練而不精也因敷述補練便宜以上兵部乃列其所奏爲十四事酌議覆行之

皇明世法錄卷之五十六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